

期五新

(第七十七集)

版出社刊月壇文

文壇 (新五期) 目錄

(卅五年六月一日出版)

論著

論藝術的分類 (Victor Cousin 著) 黃軼球譯 (一四七)

文學天才與學者 陳恩成 (一五三)

詩人節特輯

臨溪對影懷屈原 莎茵 (一五五)

偉大的屈原 楊子江 (一五六)

紀念屈原與現代詩人的任務 亮公 (一五四)

詩人節宣言 (一五七)

一 束 題 詞

沈從文 胡風 潘公展 王平陵 田一文 歐陽凡海 陳紀澄 曹靖華 王亞平 廖炳輝
 姚敏生 黎焚蕪 呂亮耕 林煥平 賀尚華 趙文毅 徐歌 朱蕪 皮堅 杜章甫
 洛汀 宋寒衣 朱渺 宗日華 張海洋 方家瑜 李金髮 白也萊 黃海燕 丹心

回家去見媽媽 (長詩連載) 盧森 (一六二)

我愛吹笛 荷林 (一八〇)

海的懷抱 葉楓 (一七四)

散文

茶亭和它的看守者 李若川 (一六一)

夜泛 陳容子 (一七五)

黑暗中的笑影 羅昔 (一七六)

黑色的靈魂 黃學勤 (一七八)

小說

在芝林馬夜的平原中 李勵文 (一六〇)

阿菊川秀春 仇風 (一七五)

李太君之死 仇石 (一七七)

金陵的記憶 李國強 (一八四)

編餘隨筆

文壇月刊新五期 總第十七號

主編人：盧森

張希哲 李若川 趙如琳

編輯委員：胡春冰 陳子殷 朱渺

陳容子 李勵文 仇章

發行所：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廣東分會

廣州漢民北路七十五號三樓

電話：第一〇五〇五號

廣州惠愛中路一六八號

總經售：勝利出版社廣東分社

電話：第一〇七三一號

經售處：全國各地各大書店

漢民北路六十七號

承印者：鴻生印刷所

電話：第一〇五〇五號

售價：本期國幣壹百五十元

本刊登公函，歡迎投稿！一經刊載，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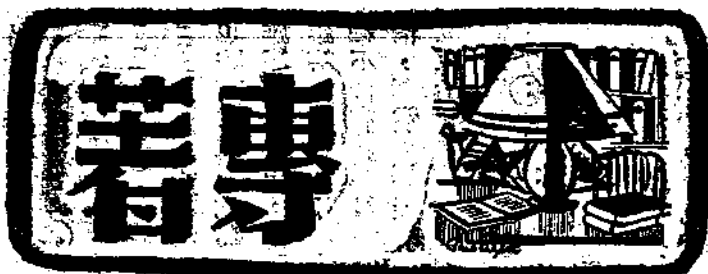
致酬金。下期起：文每千字國幣一千五百

元至四千元，詩每行三十元至五十元。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八一〇四號

備註	位/估			
	全	半	四分	每英角
封底裏	五萬元	二萬五千元	一萬五千元	
封面裏	四萬元	二萬元	一萬元	
封底裏	四萬五千元	二萬五千元	一萬五千元	
封面裏	三萬六千元	二萬元	一萬元	
正文前	三萬元	一萬五千元	一萬元	
後	一萬五千元	一萬元	一千元	

一、廣告先惠後登如需製版面議
 二、三月以上者八折連刊兩期者九折



論藝術的分類

(Victor Cousin著)
黃軼球譯

關於美學，今天在中國還沒有一部理想的完整著作出現，更談不到對美學有體系的理論的建立。所以我們對於美學的討論和介紹，仍屬必要。

Victor Cousin 是被稱為「折衷主義」的大師，他的真美善 (Du Vrai, du Beau, Du Bien) 一書，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對歐洲曾投下了深大的影響。研究西洋文藝史的人自不應忽畧了這部巨著。

本篇係譯自真美善一書論美的第四章。其餘三章曾在民族月刊發表，詔關夫陷，民族月刊停版。主編張良修先生携此稿渡難東江。月前譯者與張先生相晤廣州，蒙檢回原稿。今原書失去，覆校無從。而女壇編者，查函索稿，乃奉此塞責。三五·五·九·譯者誌。

我們在本篇裡，預備討論藝術定義，目的和法則等問題。藝術是美的自由再造 (La reproduction libre du beau)，不獨大自然美為然，理想美亦莫不皆然，美是人類想像憑藉大自然所給予的材料而孕育出來的。理想美蘊藏著「永恆」(Leinini)；所以，藝術目的，在於產生洋溢著「永恆」魅力的作品，它和大自然所表現的森羅萬象相同，甚至它比大自然所表現的更為高遠。然而藝術仗着什麼本領和怎樣纔能從「有限」的 (Finite) 中抽出「永恆」呢？這就是藝術的難關也就是它的超越處了。誰把我們從自然美中引赴永恆呢？就是美的理想部份了。理想啊，它是引導人類精神從有限至於永恆的神秘之梯。因此，藝術家應當注意於表現理想，悉力以赴。無論那部門的藝術家，首先要深入蘊伏在他的題材裡的理想，任何題材的處理都應具有理想，於是第二件事便是依照藝術家的條件和應用的工具，如石塊，顏色，聲音，語言等，以達到理想而打動人們的感官和精神。

所以，應用任何一種方式來表達永恆與理想，這是藝術的法則；一切藝術作品，無非靠了所謂「表現」(L'expression) 的最高特性，喚起人類精神上永恆與美的情感而已。

表現，根本上是理想的：顯然地，它是要使人們去感受那些見不着摸不到的東西，而不是目可見手可觸的實物。藝術問題，是應由肉體而達於精神。藝術呈獻給感官的是形式，顏色，聲音，詞調等，藉此，使在人類精神上，刺激起蘊藏在感官背後的無限美的情緒。

表現之於精神，猶形式 (La forme) 之於感官。形式固為表現的障礙，但同時亦為表現有力的唯一的堅強手段。形式修練，必需靠謹慎忍耐與天才，使形式亦盡厥職，藝術才能化障礙而為手段。

從藝術的對象而言，一切藝術都是相等的；它們之所以成為藝術，正因為它們的表達那不可見靈智。不厭煩瑣，讓我們再說一遍：表現就是藝術的最高法則。所表達的東西永遠相同：就是觀念，心靈，精神，不可見的靈智，永恒等。不過，表達的東西雖同，而接受的感官則異，因此，我們因不同的感官而把藝術區分為種種差別的部門。

我們在前面已經討論過人類的五種官能與美的關係（註一），其間味覺，嗅覺，觸覺，這三種官能是無法令我們發生美感的，要依附其他兩種官能，纔有助於擴大美感的範圍；可單單獨三種官能和靠它們本身的力量，不能產生美感殆為必然事實。例如味覺，所能判斷的是快感而非美感。沒有一種官能與精神上的關係比它更微小，也沒有一種官能和肉感上的關係比它更密切；牠祇能竭力滿足肉感上口味之慾罷了。嗅覺有時似乎會產生美感，那是因為能嗅到香氣的東西，它本身已經美，過它的美，是別有所在的。所以，玫瑰花之美是由於它的秀麗輪廓，是由於它的鮮艷顏色，至於氣味芬芳，徒生愉快，並非美感。最後，我們應該說到觸覺，然而觸覺自身並不能判斷形式之正確與否，它必須接受視覺的指導。

那麼，這剩下兩種官能，這兩種官能，任何人都知道它們具有激動人類美感與美的觀念的特殊權力。它們好像特別傾向於精神方面。所產生的感覺也似乎比較純潔化和靈敏化。它們對於個人物象的執着比較等閑，寧願負起美化人生的使命。它們所給予人類的愉快是破餘利害之念而我們趨於無我之境。因此，藝術應對於這兩種官能而致力，而且憑此而深入我們的精神。根據以上陳述，藝術的劃分，可別為兩大類：即聽覺的藝術與視覺的藝術；前者音樂與詩歌屬之；後者則以繪畫，木刻，雕刻，建築，園藝等屬之。

我們沒有把雕塑術，歷史，哲學等歸入藝術，也許有人會感覺詫異。

藝術稱為美術 (Beaux-arts)，因為它唯一的目標是生發美的不涉利害的情緒，而無需計較實用，觀察，藝術家等等問題。它又叫做自由藝術 (ars libera)，這就是說它是屬於自由人而非屬於奴隸藝術，它解放人類精神，使人類生活高尚和美化；此即往古所謂 "artior libertior, hinc ingeniosior" 的本意和來源。有些藝術是沒有美性的，目的在乎實地應用和物質的；普通叫它做手藝 (arts mécaniques)，好比火爐裝修匠和泥水匠等是。手藝也許有點美性的藝術性，甚而很有光彩，可是祇有在零星或附屬部分處偶然表現罷了。

雄辯術，歷史，哲學，不消說是智慧的高級運用；它們本身自有無可超越的尊嚴與卓越，但是嚴格說起來，它們不能算是藝術。

雄辯術，不在全體衆精神上發生福利的美觀，也許它會收到這樣的效果，但非本意所在。它直接的目的，就是說服別人，確定主張，絕不含有其他目的。雄辯術必先要有它想說教或克服的對象。對象是一個人，一般國民或三種思想，都沒有關係。如果雄辯家能令聽衆敬服他的才情，讚賞他優美的詞鋒，那麼辯論家是幸福的；但是如果辯論家祇博得人們這一句讚美的話，他却是失敗的；因為他喪失了本來的目的。歷史上面位政治和宗教辯論的偉大典型人物提摩斯提 (Demosthene) 和普緒埃 (Bosquet)，他們念念不忘的祇有信賴自己天才對於真理的保障，國家與宗教的神聖使命；至於非提阿斯 (Phidias) 和拉普爾 (Kaplar) 這兩大藝術家的基本工作却是創造優美的事物。我們必需立即說明，提摩斯提和普緒埃昭示我們：它最高的要求在使人信服，然而它並不因此而貶損價值，一切不相干的裝飾總會於它損害。雄辯術特有的神性實是簡樸與莊嚴；我們不該指那雄辯的莊嚴，故意做作的隆重，一切極端誇人的欺偽；我說的是從那深刻誠懇的自信心為出發為目的真正莊嚴。亦即嚴格遵守承

同樣，我們應該討論歷史與哲學。哲學家致力於言論與寫作，因此，他能和雄辯家一般，運用各種語調以期令真理灌輸到我們的內心，運用各種體裁和形式清楚地表達真理而顯露於聰明人的眼前！有足以表達真理的方法而不知運用，就是哲學家違反了本身的使命；然而最深奧的藝術，在這裡也不過供哲學家作為一種手段而已；哲學目的，另有所圖，所以哲學並非藝術。無疑地，柏拉圖是一個大藝術家；他和索福克利 (

Sophocle) 以及非提阿斯齊名, 德巴士耳耳 (Pascal) 有時與提摩斯現以及善緒埃並駕齊驅一般 (註三); 但是, 如果提、善二氏在精神深處, 於其理道德目的之外, 還有其他企圖, 也許他們會自覺報願的。

至若歷史, 非僅寫敘述而敘述, 為描寫而描寫, 它所以敘述描寫過去, 却是寫着未來做有力的教訓。它的主旨在根據過去的經驗來教育親世的人, 以混雜人間的因果, 惡、忠奸的經過, 擺在後代人眼前一幅史事的偉大重要的寫實圖畫。它教育我們慎重, 勇氣, 深謀遠慮的偉大思想, 毅力的延緩, 溫和而有力的實行之可貴。而顯宗給我們虛榮的禍害, 道德聖哲的權威, 作惡瘋狂的弱點。蘇昔的 (Thucydide) 波利比 (Polybe) 和塔西 (Tacite) 等, 主張歷史絕不是給予無謂的好奇心或委靡的想像以新的刺激; 歷史固然要有趣味和感動人, 但是它的作用在便於教育; 他們的承認歷史為一級責任與民眾導師們說法。

藝術唯一目的是美。藝術如離開這目的, 便無與自甘墮落。它時常要屈就環境, 向外界條件的壓迫讓步; 但是, 藝術應該永遠保持着適當的自由。建築和園藝, 為藝術中之較少自由者; 它們遭受不可避免的束縛, 全靠藝術家的天才來克服束縛, 甚至在束縛中求得優良的結果, 猶如詩人要受律韻的束縛中; 把它轉變為思想之外的美的泉源。極端的自由可以使藝術偏頗而貶損自身, 好比過重的鍛鑄足以破壞藝術一般。要建築屈服於要求舒適便利的條件, 實無異將建築藝術毀滅。建築藝術是否必須屈服於普通的設計和為着某種特別用途而勉强製定的結構規律呢? 藝術家唯有不圖, 進而致力於零碎的工作, 門額, 柱頭, 一切沒有特殊目的作用的各部分, 這樣一來, 他恢復了一個真正藝術家的面目了。其餘, 如雕刻, 特別是音樂與詩歌, 比起建築與園藝是較為自由的。雖然仍有種種束縛, 但總覺比較容易克服。

各種藝術的目的原屬相同, 唯因特殊效用和各自應用的方法不同而有種種的藝術。假如互易其方法, 與破除現在區別的界限, 則無論任何一種藝術, 都不能獲得絲毫的利益。我尊敬古代的創造權威; 但, 也許是習慣的壞皮氣和偏見的遺留吧, 想起用各種金屬構成的雕像, 我總難感到愉快 (註四)。我們不必以為雕刻顏色未達某種程度為憾, 須知雕刻材料顏色本來就十分純潔, 特別是時間所印上的色彩尤令人可愛, 雖然某某才力偉大的現代藝術家 (註五), 對這問題, 大吹大擂, 而我對於用繪畫的輕快色調, 勉強施之於大理石, 這種人工技巧, 我承認我不大感到興趣。雕刻是讓雕刻的藝術; 它有它自己的風格 (Grace) 與其他藝術的風致不同。雕刻藝術是不慣於施脂抹粉的生活的; 極其量, 它不過希望與詩歌的活力以及音樂的機械性獲得溝通, 於願已足。至若音樂, 它的唯一權能是感動性, 但是, 表現奇偉的景色, 它能否勝任愉快呢? 你試將暴風雨的題材, 請一個備博的作曲家表現出來吧。蕭蕭的風聲, 隆隆的雷聲, 自然是容易模倣不過的。可是, 倏忽間撕破夜幕的閃電之光, 一切在暴風雨而應有的驚心動魄景象, 大海上的那項浪湧如山, 然又下陷千丈, 變化萬端, 莫可端倪, 試問作曲家用什麼聲音配合, 能令人眼中現出這些光與色的景象呢? 聽音樂的人如果事前未得着別人告訴他這是什麼題材, 他一定無法揣測, 我不相信他能够分辨出這是表現戰爭抑或表現暴風雨的景象。無論怎樣的種種與天, 聲音究竟不能描繪形式的。守已安份的音樂, 是避免力所不及的鬥爭的, 它並不企圖表現波濤起伏或其他類似的景象; 它的專長却別有所在; 它運用聲音來激發我們的精神, 使我們隨着暴風雨的種種景象而發生適應的情感。因比之故, 海頓 (Haydn) (註六) 所以能成為畫家的敵手, 甚至超過畫家, 正由於音樂感動和激發人們的精神, 比繪畫更為深刻的原故。

自從勒勒 (Lessing) 的拉奧孔 (Laocoon) 出版以來, 「詩般的畫」 (ut Pictura Poesis) 這一句著名的格言, 決然不許隨便應用的了; 或至少, 繪畫不能仿詩歌所能的一切, 這是千真萬確的事。魏琪爾 (Virgile) 詩中所描寫名譽女神 (La Renommée) 的容態, 是無人不稱讚的; 然而有一位畫家要致這力實現象徵的人物; 於是他的畫給我們一幅百人之像, 百耳百口百眼, 足踏地而頭頂天, 諸君如碰見一個這樣的人物相像, 也許覺得太滑稽了。

實言之, 各種藝術雖有其共同的目的, 而各自應用的方法却絕對不同。由上推論, 可知普通的原則適由於一切藝術, 而每種藝術亦自有其特殊的原則。我們沒有時間和力量作深入細節的研究。我們祇想把支配一切藝術的主要法則「表現」, 再略加闡述。一切藝術品, 如非表達一種思想, 那

與藝術品將趨於一致。必須是傳遞一種可以感動與向上的思想或情感給予人類，經感官而深入內心，達於精神深處。

根據其基本原則，因而產生種種規律，例如人們不斷地而且合理的尋求「調合」(La Composition)規律的建立，在「調合」中就特別用得着「變」與「變化」的信條了。不過，話說回來，我們想討論「一」，它的本質我們還須加以確定。我們可以幫助說真正的「一」就是「表現」的一致，而「變化」不過在整個作品中幫助傳播所欲宣示的唯一思想或情感之用而已。我們無須在「調合」中依照人為的規律再分什麼「句讀」「各部分相配」等問題，那是無謂的。真正的「調合」就是最有力量的「表現方法」。

「表現」不但提供藝術上的普遍原則，它還提供了藝術分類的規律。

事實上，一切分類法，都是假定用來做普遍的一種標準法則罷了。

最上乘的藝術似乎給人以最大的愉快，所以有人要從快感中去找尋分類的法則。但是我們證明了藝術的對象並非愉快；一種藝術所產生的多少快感，並不能作為藝術價值的真正評價。

藝術價值真正標準非他，表現是也。表現纔是最高目的，和它最相近的藝術就是最上乘的藝術。

一切真正的藝術都是表現的，惟各有不同。今以音樂為例：音樂為最動人，最深刻，最纏綿的藝術。在聲音與心靈間，有肉體與精神的一種微妙關係存在，精神好比是「回響」，聲音在那裡會獲得新的力量。所以古來流傳不少關於音樂的離奇故事。但是我們不要看見音樂效果的偉大就以爲所用的方法十分複雜。絕對不是的，音樂越少噪雜，它越能動人。給予拍哥雷塞(Percy) (註七)幾張樂譜，再加上柔和的輕曼的聲響吧，那麼他會令你陶醉，如登仙境，如置身永恆的世界，如沉漫於無可言喻的好夢中。音樂特有的功能，就是開展自由無限的想像天地，以非常靈活的人格，最簡單的和音調，徇從每個人的稟賦，激動我們習慣的情感或醜育我們的愛情。從這關係看來，音樂是高級的無可倫比的藝術了；然而，並不能算爲藝術的最上乘。

音樂具有無限能力的貢獻價值；它比較其他藝術更能喚起永恆的情感，因爲它的意境是曖昧的，隱約的，不著實的。它剛好和雕刻相反，雕刻是大不容易傾向於永恆的，因爲它整齊明確，本身全是固定的。音樂能表現一切而不能表現特殊，這是它的長處，同時也是他的缺點。相反地，雕刻很難令人發生夢想，因爲它表現事物太過清楚了，不容易令人更作他想。音樂的能力不是描繪而是感動；它使想像發生活動而非產生意象，它要想像來衝激我們的心靈，平常人以爲想像只能產生意象，這是錯誤的(註八)。心靈一受了感動，立即影響其他知覺；所以音樂在某程度下，可以間接地產生意象和觀念；但是它的直接固有力並非在於生產復現的想像(Imagination representative)與智慧，而在於心靈；這是它的特長之點。

音樂的範圍是情感的，但是它的能力偏於深刻而缺乏廣大，如果它以無比的力量來表達情感，所能表達的亦極少數的情感罷了。靠聯想原可以喚起一切情感的，但是它從直接方面產生的情感不并多，而且也是最簡單最基本的，千形萬態不外是悲哀與歡樂。假如你要求音樂要表出豁達，道德勇氣，以及其他類似的情感，那麼，這好像叫它描繪湖光山色一樣的不可想了。它力之所至，只有運用疾徐強弱……等音調，其他就要依靠想像，不過想像亦隨人而異。在同一的音律下，甲則以爲志在高山，乙則以爲志在流水；戰士從這裡沒取勇壯的靈感，而隨士又當作宗教的泉源。不錯，歌詞可以確定音樂的表現；可是，那價值不屬於音樂而屬於歌詞；歌詞確定音樂的表現，有時無異於摧殘音樂，把音樂原有的纏綿，隱約，單純，甚至廣漠與深澀，我幾乎要說出一無限等等功能，剝奪淨盡。我們極端反對現行著名的歌曲定義爲音符之朗誦，一種音調正確的簡單朗誦，必然要比繁雜的和奏更可愛；於是，我們應該認清音樂以它的本來面目，不必消滅它的缺點和長處。尤其不應歪曲了它的目的而極要求它力所不逮的東西。它本來就不長於表達複雜或粗俗的情感。它的唯一好處就是提高人類精神趨向永恆。因此，自然地它和宗教相聯結，特別是這永恆的而同時又是心靈的宗教相聯結；它立定永遠仁慈的根基，把戰慄着的靈魂超升於改悔，希望，和愛情的羈絆止，逍遙自在。那些在羅馬教皇城參加天

主敬儀式的大祭典中(計九)，德利奧(Leo)，杜蘭(Durante)，柏哥雷塞(Pergolesi)的神聖音樂意的人們，真個氣不淺！他們一利那頃，雖然看見了天堂，他們的靈魂，無阻礙，無阻礙，甚至信仰的區分，一律被這目不能見的梯梯的階梯下昇，換句話說，他們由一切車輪，經過，自然的感情所組成而下垂人世的階梯，引導我們於另一世界而消除人類胸中的哀怨！

十：介乎梯度的雕刻與音樂兩種之間，就是繪畫，是幾乎有前者的明確性而有後者的感動性。是和雕刻一般，顯而易見對象形式，而賦以生命；它又和音樂一般，表達出精神上最深刻的情感，而又能形容盡致，他說還有什麼情感，不能在調色板上塗抹出來的呢？在它的能力上擁有整個自然界，無論物質與精神的世界，一荒堆堆，一片湖山，夕陽，滄海，養生送死的人間大事，無量眾生，尤其是人類的容貌和他的反映精神的明鏡——秋水鏡，都隨着它一校妙筆，刻畫出來。比雕刻更動人，此音樂更明顯，應我們意見，它比以上兩者更爲高超，因爲以它的無窮的形式，更難表現美，在它的變化豐富體量中更能表達人類的精神。

然而，在藝術的極端，無一不切，沒有一切藝術比得上它的表現力的美，就要推重詩歌了。

詩歌是藝術的工具，詩歌能賦予語言以聯誼的柔美和雄壯，能化語言爲一種特殊的工具，非僅僅語言，亦非僅僅音韻，抑是兩者之品性而有之。這樁工具，同時是物質的，又是精神的，是感覺的，又是神性的，有如海濤的輪廓式樣，有如顏色鮮明活潑，有如聲音的哀婉幽妙。凡文字，尤其是一個經詩歌探用而化形的文字，本身便具有一種極力極普通的符號。詩歌以這種自然產物的符號，詩文字，爲工具，故能如雕刻及圖畫之反映感覺世界的一切影響；而圖畫和音樂之反映感情，能畫它們所不能畫的一切變化，而又使失知雕刻之具體分明。且詩歌又比詩歌更能表現一種爲其藝術所不能及也。這就是思想，就是不帶顏色的思想，就是無聲的思想，就是無待外物而流瀉的思想，就是最超越的思想，就是最抽象的思想。

你從這詩思(計十)吧，我舉出一個名詞「Dante」(另外一個簡短而美無窮的名詞「上帝」(Dieu))！引起你發生似明瞭而幽奧的靈感，情感，思想，這是如何神祕的，價值是，還有什麼比它更神祕，更深遠，更廣大綜合一切的東西呢？

八：雕刻家，雕刻家，畫家，甚至音樂家顯現人類抽象的一切精神吧！他們是不能勝任的，因此，他們得承認語言和詩歌的優越性。

九：雕刻家，雕刻家，畫家，甚至音樂家顯現人類抽象的一切精神吧！他們得承認語言和詩歌的優越性。

十：雕刻家，雕刻家，畫家，甚至音樂家顯現人類抽象的一切精神吧！他們得承認語言和詩歌的優越性。

十一：雕刻家，雕刻家，畫家，甚至音樂家顯現人類抽象的一切精神吧！他們得承認語言和詩歌的優越性。

十二：雕刻家，雕刻家，畫家，甚至音樂家顯現人類抽象的一切精神吧！他們得承認語言和詩歌的優越性。

十三：雕刻家，雕刻家，畫家，甚至音樂家顯現人類抽象的一切精神吧！他們得承認語言和詩歌的優越性。

十四：雕刻家，雕刻家，畫家，甚至音樂家顯現人類抽象的一切精神吧！他們得承認語言和詩歌的優越性。

十五：雕刻家，雕刻家，畫家，甚至音樂家顯現人類抽象的一切精神吧！他們得承認語言和詩歌的優越性。

樂曲之美，應是明白的文是動人的，它既之於智慧亦訴之於內心；這特質是唯一的，無從模倣的，在和諧的結構下，它集合了相反與矛盾，一編其冷峻與熱情，而後且循復往復的表現與開展一切意義，情感，思想，人類能力，靈魂上的奧秘，一切事物的外表，一切現實與理性的世界。

詩人與詩

註一：詩人與詩

註二：詩人與詩

註三：詩人與詩

註四：詩人與詩

註五：詩人與詩

註六：詩人與詩

註七：詩人與詩

註八：詩人與詩

註九：詩人與詩

註十：詩人與詩

註十一：詩人與詩

註十二：詩人與詩

註十三：詩人與詩

註十四：詩人與詩

註十五：詩人與詩

註十六：詩人與詩

註十七：詩人與詩

註十八：詩人與詩

註十九：詩人與詩

註二十：詩人與詩

註二十一：詩人與詩

註二十二：詩人與詩

註二十三：詩人與詩

註二十四：詩人與詩

註二十五：詩人與詩

註二十六：詩人與詩

註二十七：詩人與詩

註二十八：詩人與詩

註二十九：詩人與詩

註三十：詩人與詩

註三十一：詩人與詩

註三十二：詩人與詩

註三十三：詩人與詩

註十：詩人與詩

註十一：詩人與詩

註十二：詩人與詩

註十三：詩人與詩

註十四：詩人與詩

註十五：詩人與詩

註十六：詩人與詩

註十七：詩人與詩

註十八：詩人與詩

艾 藝 夫 才 與 學 者

陳 恩 成

艾 藝 夫 才 與 學 者 注 義

艾藝夫才與學者，這是一篇論說文，其內容是論說艾藝夫才與學者的關係。作者認為，艾藝夫才與學者是不可分割的，兩者都必須具備高尚的品德和廣博的知識。文章指出，艾藝夫才與學者不僅是個人修養的體現，也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作者呼籲社會各界應給予艾藝夫才與學者更多的支持和尊重，讓他們在各自的領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艾藝夫才與學者，這是一篇論說文，其內容是論說艾藝夫才與學者的關係。作者認為，艾藝夫才與學者是不可分割的，兩者都必須具備高尚的品德和廣博的知識。文章指出，艾藝夫才與學者不僅是個人修養的體現，也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作者呼籲社會各界應給予艾藝夫才與學者更多的支持和尊重，讓他們在各自的領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艾藝夫才與學者，這是一篇論說文，其內容是論說艾藝夫才與學者的關係。作者認為，艾藝夫才與學者是不可分割的，兩者都必須具備高尚的品德和廣博的知識。文章指出，艾藝夫才與學者不僅是個人修養的體現，也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作者呼籲社會各界應給予艾藝夫才與學者更多的支持和尊重，讓他們在各自的領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艾藝夫才與學者，這是一篇論說文，其內容是論說艾藝夫才與學者的關係。作者認為，艾藝夫才與學者是不可分割的，兩者都必須具備高尚的品德和廣博的知識。文章指出，艾藝夫才與學者不僅是個人修養的體現，也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作者呼籲社會各界應給予艾藝夫才與學者更多的支持和尊重，讓他們在各自的領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艾藝夫才與學者，這是一篇論說文，其內容是論說艾藝夫才與學者的關係。作者認為，艾藝夫才與學者是不可分割的，兩者都必須具備高尚的品德和廣博的知識。文章指出，艾藝夫才與學者不僅是個人修養的體現，也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作者呼籲社會各界應給予艾藝夫才與學者更多的支持和尊重，讓他們在各自的領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艾藝夫才與學者，這是一篇論說文，其內容是論說艾藝夫才與學者的關係。作者認為，艾藝夫才與學者是不可分割的，兩者都必須具備高尚的品德和廣博的知識。文章指出，艾藝夫才與學者不僅是個人修養的體現，也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作者呼籲社會各界應給予艾藝夫才與學者更多的支持和尊重，讓他們在各自的領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艾藝夫才與學者，這是一篇論說文，其內容是論說艾藝夫才與學者的關係。作者認為，艾藝夫才與學者是不可分割的，兩者都必須具備高尚的品德和廣博的知識。文章指出，艾藝夫才與學者不僅是個人修養的體現，也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作者呼籲社會各界應給予艾藝夫才與學者更多的支持和尊重，讓他們在各自的領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艾藝夫才與學者，這是一篇論說文，其內容是論說艾藝夫才與學者的關係。作者認為，艾藝夫才與學者是不可分割的，兩者都必須具備高尚的品德和廣博的知識。文章指出，艾藝夫才與學者不僅是個人修養的體現，也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作者呼籲社會各界應給予艾藝夫才與學者更多的支持和尊重，讓他們在各自的領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實現其烏托邦的手段。儘管馬克思的是社會主義的學者，高爾基是這主義的偉大作家，但是拾遺他們的無稽而做出招搖的洪運黨徒們，却早已編纂了馬、高、普氏的假實衣學，以圖自高其徒輩們的虛名。

艾藝夫才與學者，這是一篇論說文，其內容是論說艾藝夫才與學者的關係。作者認為，艾藝夫才與學者是不可分割的，兩者都必須具備高尚的品德和廣博的知識。文章指出，艾藝夫才與學者不僅是個人修養的體現，也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作者呼籲社會各界應給予艾藝夫才與學者更多的支持和尊重，讓他們在各自的領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艾藝夫才與學者，這是一篇論說文，其內容是論說艾藝夫才與學者的關係。作者認為，艾藝夫才與學者是不可分割的，兩者都必須具備高尚的品德和廣博的知識。文章指出，艾藝夫才與學者不僅是個人修養的體現，也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作者呼籲社會各界應給予艾藝夫才與學者更多的支持和尊重，讓他們在各自的領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艾藝夫才與學者，這是一篇論說文，其內容是論說艾藝夫才與學者的關係。作者認為，艾藝夫才與學者是不可分割的，兩者都必須具備高尚的品德和廣博的知識。文章指出，艾藝夫才與學者不僅是個人修養的體現，也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作者呼籲社會各界應給予艾藝夫才與學者更多的支持和尊重，讓他們在各自的領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艾藝夫才與學者，這是一篇論說文，其內容是論說艾藝夫才與學者的關係。作者認為，艾藝夫才與學者是不可分割的，兩者都必須具備高尚的品德和廣博的知識。文章指出，艾藝夫才與學者不僅是個人修養的體現，也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作者呼籲社會各界應給予艾藝夫才與學者更多的支持和尊重，讓他們在各自的領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這是一篇詩論，不過，它所以或為不合時
 代，或為不合於時，但如英文文法除了
 白話文的詩，則除了韻律的詞，這能具有明
 白曉暢的詩理，和美麗動人的詩韻，照文藝作
 家的心態看來，也沒有全體放棄的理由。
 在現代文學裏，他許多多數作家為求太多
 的便利，而移之為「大眾文藝」。這雖是
 一種趨避，但對作家們，用韻律詞曲
 的運籌並不一定是絕對的。宋明的小說和詞曲
 會多用韻律，宋明和王陽明等學者講學的語

話或筆記都用韻律。這種風氣在清初有了
 轉變。但對現代，文藝文的作品如果成為貴族
 化，的詩，自然會守舊的樂章本物，手
 沒落。為普及教育，使下一代的青年能更
 普遍的了解文藝的真實性和效用性，並使現在
 中年的民衆也能更便利的認識和運用文藝的作
 品，但用白話文的運動是應該加強擴展的。
 最後，從文藝作家的立場看來，文藝的法
 律的格式，並不是絕對的。用有韻的或無韻
 官思想或詩章，如由四言詩演進而為五七言的
 詩歌，更由律詩演進而為詞，曲；現在再演進
 而為白話詩。這些格式都應該不能束縛作家們

的創作。韻律，不過是詩的裝飾，即官制，
 表達其音韻我們也不能說他自相矛盾。因為文
 藝的格式並不是絕對的，文藝作家們應該
 從其實質或義理上判斷作品的優劣。如果在某
 種環境之下，典雅的詩歌更能恰切的表達作家
 們的思想或情感，或更能適應環境的要求而發
 生文的藝術效用，作家們是可以自由選擇或創造
 式文藝的格。
 前既言之，文藝的天才家比較不重視法度
 ，格式：只是學者們比較重視法度格式。法度
 ，格式並不是絕對的，應該不會束縛作家
 們的思想或情感。

紀念屈原與現代詩人的任務

亮公

在戰國時代，中國學術思想雖曾有過高度
 的發展，廢斥的原因，雖極複雜，然而大江流
 轉的變化，却是其間一個最主要的因素。
 大江流轉，在當時是漢族文化和百越文
 化接觸的時期，文化的矛盾，編和造成了新的
 變遷和進步。屈原之生，正代表著這種新的力
 量。他不僅在文學上創始了不可磨滅的偉績；
 同時，他的家國忠行的行爲，也撼動了中國文
 人六百年來不安靜的心。

屈原，不僅是一個偉大的詩人，同時，他
 也是一個政治家，如果把屈原孤立起來，僅僅
 作為一個純粹吟風弄月的詩人看，那不但侮辱
 了他，而且，將造成了歷史的錯誤，千百年來
 無數沒有如許廣大糾紛，去憑吊一個汨羅江
 上的死者。

因此，我們紀念屈原，應先了解他對中
 國文化的貢獻，與屈原國史史記的材料，我
 們應該到：

第一：屈原是一個從事實際政治活動的人

物，他不願一入則與王議國事，以出號令，出
 則蒞賓客，應酬諸侯。而且一則於凌波，爛
 於辭令。這充分說明詩人並不是一種職業；
 寫詩，更不是一種高尚的消閑的玩意，詩人，
 他要指導一個國家政治的趨向；他要揭發人類
 的正義。屈原之死，不僅作為一個殉道者的節
 烈行爲，我們還應學習他爲了國家爲了民族，
 而勇於犧牲自己，用生命的血跡，暴露出時代
 的悲劇；他的作品，完全是一種生命的吶喊，
 是一個黑暗時代的警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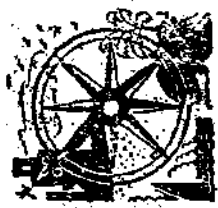
第二：屈原由於令尹子蘭和上官靳尚的誹
 謗而被疏放，我們現在讀他全部的詩，雖然採
 用了不少諷刺的辭句，而其主調，並沒有絲毫個
 人的恩怨；他所痛心的是國家的危殆，而不是
 自己的榮辱，諷刺中猶帶着濃厚的中國傳統的
 敦厚美德，這種做人態度的修養，正是屈原偉大
 的成就，也是我們現代詩人應該學習的地方。
 第三：屈原是一個以方言入詩的詩人，離
 騷，九歌，九章，都充滿當時大江流域的口語

。這種嘗試的成功，比新文藝復興時代的詩
 曲和伊利亞特還要偉大；屈原這時代的詩歌
 ，棄換以後被埋沒了，現代詩人，對這種精神，
 不但應該學習，而且要發揚光大，再不要套上干
 百年的死人陳腐的格調，去支配我們的後代！
 偉大的詩人如屈原，雖然落於汨羅江上已二千
 多年了，到今天我們還依然覺得詩的重要，詩
 不僅在文學上佔着極高的地位，而且早已
 成爲現代大眾精神上必需的糧食。所以，我
 們今天來紀念屈原，首先我們應負起開拓詩的
 廣闊的責任，我們應該從事各部門的實際工作
 ，去豐富詩的生命。

因此，生在今日的詩人們，應該更大胆，更
 誠懇地運用我們自己的語言去揭發社會的黑暗
 ，去挽救民族的分裂，去結束人類未來的悲劇。
 最後，我更向我國的詩人們高呼：戰國時
 代的令尹子蘭和上官靳尚是該滅了，然而，他
 們遺留下無數的化身潛伏在每個角落裏；我們
 要保證文化必須朝前光明的，合理的途徑上前
 進；現在的詩人們，就應該團結起來，集中力
 量，搗滅二十世紀的令尹子蘭和上官靳尚！

偉大的屈原

楊子江



屈原是生於戰國時代的楚國，那時代正是七雄並立，勾心鬥角；合縱連橫之說，遊說列國，而秦國正實行他的遠交近攻之策，聯彼攻此，不外欲吞併天下，七國中，以秦齊楚三國最強，秦國運用連橫家張儀，離間齊楚的聯合，企圖各個擊破，其時楚國因在奸細們的把持下，不惜內顧忠貞之士，外與侵略者妥協勾結，致使楚懷王被誘騙，卒死於秦，國土被侵，人民怨聲載道，像屈原這樣正義的詩人，當然不容於那時那地的國境，正如他在惜誦里所吟：

「忠何辜以遇罪兮，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群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也！」

貫串着屈原的一生，就是他自己兼有着許多複雜交錯的矛盾；這些糾纏不清的矛盾，正造成他那偉大詩篇底原動力。

他本身是個貴族出身，於蓬勃的青年期，便在楚懷王早期執政的朝庭握過了「人則與王圖謀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付諸侯」的政治權威，這正因為「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之故，所以能獲得楚懷王信任，執行「發號施令」，也正由於如此，他在朝庭，便被那些奸細們如上官大夫等等的嫉妬，正所有爭寵而心其能，「每每在懷王面前說他的短處，有一次，上官大夫看見懷王使屈原作憲令，便看不過眼，欲搶奪那憲令不得，便憤憤的向懷王說他的壞話：懷王使屈原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懷王信以爲真，便免去屈原的職。」

屈原是「合縱」聯約的主幹者，六國合縱，以楚懷王爲約長，就是他掌握政治權威時外交主張和政治功勳，實現齊楚親善政策，當然對秦國不利，後來屈原出使於齊，秦國便更加不安，運用種種卑劣的手段，離間楚國內政，劉向新序節士篇說，「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爲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貸楚貴臣上官大夫，新尙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楫，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逐於外」。

屈原的現實生活是那樣的險惡，內被奸細們的譏言，外爲秦國惡意攻擊，當然受着無限的委屈；但是他本身是個貴族，不忍看着國家的危亡，欲使楚國強盛，而那班貴族却是那樣昏庸，腐化，奸細們那般作惡，使他感着失望！然而他是忠心於朝庭，這是他那現實生活與社會意識之間的矛盾。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他能够覺悟，而且指出了自己階層的腐敗和危險的毫不諱疾忌諱；這是他對國家的真誠愛護，對現實敢於正視的偉大的人格！

「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

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異心而嫉妒。」

他不單愛護自己的國家，主要的還是愛護他底人民，他既忠心於朝庭，朝庭又使他失望，這樣，他對於人民的良心，便受到內在的責難，這又是他意識上的自相矛盾，也是造成他那種永遠不能擺脫的憂念，怨哀和眷戀；熱望而又幻滅，愛而又悔恨的感情，構成他那糾纏交錯，糾纏不清，永遠在鬥爭的激盪中底幽深的靈魂。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他那種不能自解的矛盾，并不使他屈服於現實，他那人格的高潔清白，意志的崇高，堅決不移的精神，是構成他偉大人生的原動力他說：

「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他偉大的靈魂，正如史記屈原列傳：「蟬蛻於濁穢之中，以浮游塵之外，不獲世之垢，嚼然泥而不滓；推其志也，維與日月爭光可也。」

屈原曾以橘樹的「不遷」與「秉德無私」來比喻自己：「后皇嘉，橘樹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秉德無私，參天地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儆兮。」

由於他有這樣英偉的氣，所以「不登世俗之塵埃」，處分分嘖嘖，更加運用那枝流利的筆，把他內心的痛苦，激發於詩篇裏所謂「一映玉聽之不離也，聽而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憂思而作雜體（史記）」的詩又是那麼美，那麼迂迴和幽深，「把我們底靈魂撞破，撲到最高又淵到最深。」（梁宗岱）從他的詩裏，可以映出他的人格。

班固稱「其文宏博麗雅，爲辭賦宗」；史記原列傳又稱：「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謫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深，其行厲。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其故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

屈原的作品雖有十多篇，但最成功的要推離騷，從詩的形式上他解放了四言體的束縛，創造一種更自由奔放的詩形式，在那時候他算是第一個在文學上變革的人，比「詩經」更進一步了。

他的意圖對於他底創作方法，也有很大的影響，所謂「好色而不淫」，「怨謫而不亂」，也正合乎他的創作方法，廣映着他意識上的矛盾。

詩人節宣言

中國詩歌的國地裡，放出燦爛的藝術光彩的，是從兩千數百年前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開始，他詩筆下所完成的離騷，是古代民族藝術的劃時代的發展，那藝術的力量直接影響了幾十個世紀，屈原的故事流傳在民間，屈原愛國家愛民族的偉大精神，活在他的詩行裡，活在我個的心裡。

原藝術生動感人的泉流，詩人眼裡那明燦的河山人跡，橫行霸道的奸臣向日人獻媚，他的忿怒的歌，可以叫上官大人令尹子蘭聽見了發抖，他的雄壯的歌，可以感動無數戰士爲推毀強暴而奮起，古代江南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在他的藝術領域裡，作時代的表情，他的轟立不屈的詩藝術的靈魂，可以和日月比量光彩，和天地比量悠久，他的藝術是偉大的他的人格更偉大。目前正是體驗屈原精神最迫切的

時代，中華民族在抗戰的炮火裏忍受着苦難，東亞大陸在日人的鐵蹄下留下了傷痕，千百萬戰士以熱血溫暖了國土，山林河水爲中華民族唱起了獨立自由的戰歌，在古老的土地上中華兒女迎接着新生的歲月，而在世界風雲裡，中華民族抗戰的炮火已是世界光明的導線。

偉大的詩人屈原，在兩千數百年前來到世界上，爲後世留下了愛的熱情愛國的深思。他的氣節在史可法文天祥的愛國行動上發揚，他的藝術引導了少陵白香山擴大藝術的國地，屈原雖已殉于國，但他永遠活在他的殉國的日子端午，兩千數百年來一直是民族的紀念日。

我們決定詩人節，是要效法屈原的精神，是要使詩歌成爲民族的呼聲，是要了解兩千年來中國詩藝的經驗，作爲新詩的創作途中的參考，是要現代的詩人們互相檢閱，互有砥礪，以有成中國詩歌的偉大的將來，是要全世界高舉起獨立自由的詩藝術的旗幟，祖咒侵略暴虐的創造，讚揚真理，中國民族親生的勇氣在飄蕩，中華民族獨立自由的精神，在飛揚，中國新的詩藝術光芒，將永遠在宇宙中輻射。

，前在作品裏他表現那種迂迴，幽深，朦朧的風格，不至沒有原因的。但屈原的詩篇，還不能把他心裏的積鬱發揮盡致，他不過利用文字的工具，來表達他的忠於君王的清白底心，希望君王能够覺悟；然而，當他的希望成了泡影的時候，便毅然自由自在地投向汨羅江裏了，他以自殺來完成了他底忠節。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實非薄而無因兮，焉托乘而上浮？」

「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懷沙

在他那個時代，我們不能說他的行為不對，因他在封建的社會，忠於君，就是忠於國家的看待；而自殺却認爲是表現忠節的最好方法！他終不能超越他的時代。

屈原阿！做了悲劇時代的演出者了！他本身就是悲劇底化身偉大的屈原阿！偉大的悲劇！

屈原的肉體雖然沉落於汨羅江底，他精神却感召着二千二百年來中國人民的欽佩！他那學問，人格與行爲底一致，放射着偉大的光輝！

我們決定詩人節

我們決定詩人節，是要效法屈原的精神，是要使詩歌成爲民族的呼聲，是要了解兩千年來中國詩藝的經驗，作爲新詩的創作途中的參考，是要現代的詩人們互相檢閱，互有砥礪，以有成中國詩歌的偉大的將來，是要全世界高舉起獨立自由的詩藝術的旗幟，祖咒侵略暴虐的創造，讚揚真理，中國民族親生的勇氣在飄蕩，中華民族獨立自由的精神，在飛揚，中國新的詩藝術光芒，將永遠在宇宙中輻射。

東 題 詞

沈從文等



東 題 詞
胡 風
王亞平
朱 德
宗白華
張海濱
方家
李金鑾

胡 風
東 題 詞
胡 風
王亞平
朱 德
宗白華
張海濱
方家
李金鑾
胡 風
王亞平
朱 德
宗白華
張海濱
方家
李金鑾

胡 風
東 題 詞
胡 風
王亞平
朱 德
宗白華
張海濱
方家
李金鑾
胡 風
王亞平
朱 德
宗白華
張海濱
方家
李金鑾

胡 風
東 題 詞
胡 風
王亞平
朱 德
宗白華
張海濱
方家
李金鑾
胡 風
王亞平
朱 德
宗白華
張海濱
方家
李金鑾

沈從文

王亞平

宗白華

朱 德

張海濱

方 家

李金鑾

在芝林馬夜平原中

李勵文

大概是八月間的時候，我從巴達維亞坐了長途汽車去探問那個西爪哇東部的近海的芝林馬夜鎮。我在那個偏僻的寂寞的小鎮住了三天，得到了非常安穩的旅人的休息，然後，在第四天的清晨，我意向那個小鎮告別，坐上了一輛狹小的由一匹栗色的牝馬拖著的小馬車。

「到那去嗎？先生，」車夫含糊地問。

「到巴達維亞吧。」我從那裏揮揮火車到加拉橫去，「我答。

車夫把馬鞭子那裏一擡，在空中發出清脆的尖厲的音響，於是車子就離開了芝林馬夜鎮，在一片廣漠的平坦的土地上奔馳起來了。那時曉風最清，太陽正光燦地照著大地，使牠發生出生育的熱力。那風吹過那裏吹過來的微風，溫暖而且輕柔，輕輕地在空氣中飄蕩著。使人發覺一種愉快而清新的感覺。在這路的兩邊，田禾已經成熟，那裏發着黃色的穀粒一望無涯，簡直使人有不盡的誘惑和羨慕的感慨。那裏的空氣裏充滿了飽滿，索性把腳架在車子一邊的把欄上，讓身體隨着車子的旋轉而旋轉，盡情地欣賞着芝林馬夜平原的早晨的風景，而且，隨即落在幻想之中。

但沒過幾分鐘，突然我醒了……

我又覺醒了起來，把頭顱擡起，像日本人一樣地坐着，車子也不住地顛簸起來。我隨即進入了幾個村落的小村子，有一條豐滿的黃色的小河在小村的兩旁流過地流着，幾個赤着下體的尼西亞女人在河邊浣衣，她們那綠色的結實的綉衣翻卷着地的騰騰。村子的後邊，在黃金色田地的深處，有一簇椰子林，牠們那些圓木的椰子，正在陽光下發出油亮。椰子林的右面，有一些白色的小屋，那裏有一支高大的色白烟突在發着白色的煤烟，我知道那是中國人的礦業廠。但在公路的這邊，除了很顯著的幾簇椰子林外，直到藍天腳下，一望無涯的，都成熟了的穀子。

「這是什麼村子？」我問。

「那村會叫——」車夫答，「這裏的女人會唱很好的格郎璋。」(註一)

「為什麼呢？」

我和車夫搭訕起來，車子又在平原上走着，村子已在後邊。

車夫回過頭來，奧妙地看看我，然後又在空中揚响他的鞭子。

「我聽你的口音，」車夫緩緩地說，「你大概從巴達維亞來的吧。」

我笑起來——我對車夫說：

「我在巴達維亞出世，但這一回，我是從中國到來的。」

「中國——呵！那遠極了……」車夫慢應着，他動了馬鞭，呼喚着馬匹轉了一個彎。

「中國——他繼續着說，「不是和日本打起來嗎？」

「簡直是打得不開交。」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大聲地問：「你是問中國為什麼和日本打仗嗎？」

車夫翻回他那包裹着頭巾的頭，以他棕色的誠懇的眼光看着我。他是一個道地的沒有受過教育的尼西亞人，這只重從他那起點向頭巾

，就可以猜得到的了。

「是的，為什麼打起來呢？」——他再次地問。

我決心向他打一個譬喻，我對他說：

「喂，譬如有一個人圍進你的屋子，向你的胸脯狠狠地打了幾拳，然後又走進你的臥房，要睡在那張正編着你的妻子的床上，對於那樣兇漢，你將怎樣對待他呢？」

「這樣可惡的兇漢？」

「是的，這兇漢……」

「我立即回他一拳——」

「假如你的氣力不及他呢？」

「無論如何，我向他抽出哥洛(註二)——」

「那樣，你就會明白中國為什麼要和日本人打仗的了。」

「你的意思……」

車夫沒有說完他的話，就向空中揚起鞭子，那尖厲的聲响使馬匹驚

嚇一下，車子也陡然顛動起來，走上了一面緩緩的斜坡，然後轉了個彎

壇 文

，又行駛在平原中，兩邊依然是田禾。極遠處有一簇椰林，還望得見一
亮黃色的中國人的碾米廠的煙突。

車夫繼續着他剛才的說話：

「你的意思這日本人是和那樣的兇漢一樣嗎？」

「比那樣的兇漢還兇惡一千倍。」

車夫繼續地笑着，顯出不相信的表情，他這樣問我：

「先生，你是不是恨日本人呢？」

「當然，日本人是中國的仇敵——你呢，你看見過日本人沒有？」

「芝林馬夜有一個日本人，」車夫回答：「但他並沒有那樣兇，」

「我聽從尼西亞人的眼光去看日本人，這應該是中國人關心的問題，因為險險的日本人正在積極南進，而在富庶和溫暖的南洋土地上，却
還有許多百萬數的中國人在生活着。」

「那麼，你講一講那個日本人吧。」我對車夫說。

「我講些什麼呢？」

「你隨便的講一點好了。」

「不也是個商人，」車夫認真地說，「他賣一點藥，也賣日常的雜
貨。他的鋪子是影相的，但天曉得在芝林馬夜有誰會高興到影相呢！
我聽說，在他的鋪子裏一天之中如果有十個人進去，恐怕沒有一個人
能說影相的謝辭。」

「那他怎樣過活呢？」——我打岔地問。

「車夫神氣地拖長他的臉，他說：

「他總是賣日常雜貨的，他好像有點錢，他的價錢比別家的總要
平幾分。但是他鋪子裏沒有別的東西，人們總是不願意到中國人的鋪子去
交易的事。」

「為什麼呢？」

「貴呀……」

「噢——」

車夫又擡起鞭子，車子陡動一下，隨即走過了一座木橋，一條黃色
大河緩緩地向北方流入到爪哇海去，一個穿着短衣袈的戴着灰色氈帽
的中國人正騎着腳踏車迎面而來，腳踏車的背後懸着一隻大籃子，他是
到加拉橫埠去採購貨物的商人。

「他在芝林馬夜住了幾年？那個日本人……」我繼續着問
「呵，那總有……許久的時候了吧，我不大記得清楚，不過，那是不
關緊要的，是不是？……他有一個很好的妻子。那個溫和的日本女人
和我們的感情是不錯的，她時常借錢給我們，當我們的殼還沒有收割的
時候——」

「那麼，她也向你們調查什麼嗎，譬如說，地形，河流，海水的深
淺，穀子的收成，從這裏到萬隆的小路，這等等……」

「呵，那是沒有的，他們問這些幹麼呢？他們時常遊行在芝林馬夜
，他們還比我們熟悉這些呢！」車夫笑起來。

「她也和你們講說一些什麼荷蘭人的壞話嗎？」

「那也是沒有的——不過我們向他們借錢的時候，她總是騙我們，
她總是罵荷蘭人為什麼抽這樣重要的稅，」

「沒有說到日本人嗎？」

「如果是日本人有權力，她時常說到，日本人一定要把這些稅停止
，日本人要給我們辦一個銀行和個一倉庫，我們可以向銀行借錢，向倉
庫買便宜的食物和布，」

「對中國人呢？那一定有許多話說了，是不是？」

「車夫奇怪地望我，他說：

「許多話？那不是的。」

「到底說了甚麼呢？」

「我聽說了會，於是說着：

「我想起來了，她時常說：中國人頂壞蛋，故意用很賤的價錢買我
們的穀子——這却是實在的。」

「我想，我應該向這個誠實的尼西亞人取得結論了，我對他說：

「喂，你對日本人，是不是覺得喜歡他呢？」

「我想一定是的，」車夫肯定地笑着，「日本人實在不壞，」
我頓時沉默起來。我覺得對於尼西亞人，日本人的心理作戰早已戰
勝了荷蘭人和中國人。這自然是一個極其的不幸和危險。有千萬個中國
人正生活在南洋，而在祖國的土地上，更有過多的人需要靠南洋度過他
們的日子。一刻之後，我就毫不猶豫地想要糾正車夫的錯誤，我想把日
本人種下的那些毒藥拔出來。我取地翻開那天那本……我……

夜泛

陳容子

再沒有比珠江橋畔的夜風吹得更清涼的了。當我離開了悶熱一叻可愛，我孤獨地倚着船舷沈默，新築的望遠鏡，彷彿就亮晶晶地，忘却一切暑熱。而水的柔波，疏疏落落，點綴着滿天星光的倒影，光的澄明，是深深地佔了我的可愛的當兒，竟有如是的美感。

「先生，這河裏有一個衣衫櫃，我的想念而擊拍。

繼續滿載着憔悴的中年船婦，向我，我想：我能够永遠留在河上的，雖不是這這幾年，但也是好的。

「先生，別艇去東堤好嗎？那裏有荔枝灣一樣好看的畫舫，而歌，和日圓煩瑣的想，」

「許多錢呢？」爲對面收支，祇要口袋有銀紙，包你想什麼有什麼的，我選擇地發問了。

「本貴先生，五百元一點鐘，你還劃了一點鐘，如吃力兩米百元，買不到半斤米嗎？」

「我不好意思求她廉價了。於是我下艇。天下沒有看見過雲天，色深濃，雲如海，航行江面，斜，流着，去五分之二，隨下，不知怎樣誤

「你這人，真是個好人，他向後發出可親的笑容，但在他的心裏，他却時刻在盤算着幾人，他需用甜言和蜜語去使許多人受騙，然後把這批人服在他的錢袋下。」

車夫沒有表示，他正在死盯着他的馬。車子又經過一團廢米廠的對面，在那裏，一個中國婦人正與騎車衣襟，一個中國婦人正與騎車衣襟。

「日本入攻下南京的時候，那已經是四年前的事了，他們會殺了許多萬人，他們把中國人網起來，用刺刀去刺穿他們的肚和背，他們把小孩子的背開成窟窿，然後用刺刀挑起來，像玩弄把戲一樣，他們把婦女剝去衣服，讓所有的日本人強姦，當他厭倦的時候，就用鋒利的刺刀去割下她們的乳峯，讓她們痛得在地下打滾，然後用刺刀去割開她們的肚子，讓那些腸胃出來。」

「你這人，真是個好人，他向後發出可親的笑容，但在他的心裏，他却時刻在盤算着幾人，他需用甜言和蜜語去使許多人受騙，然後把這批人服在他的錢袋下。」

「但是先生，那個日本人兩個星期之前已經離開了廣州，」

「爲什麼呢？」

「爲什麼呢？」

車夫又神秘地笑起來，他揚起鞭子，但沒有發出聲音。

「荷蘭人把他們趕走了，」他接着說，「那個舖子現在封閉着。」

我立即記起來了，太平洋的風雲最近愈見緊張，日本人的艦隊已經駛進了越南的金蘭灣，正威脅着整個南洋的安全。美國和英國也毫不猶豫地採取了報復，從日本艦隊開進越南的第二天，開始把日本的金錢全凍結起來。硝煙的氣氛似乎像晨霧一樣瀰漫了太平洋。爲了緊急防衛，荷蘭人也不能不執行了非常的手段，實行把日本人從各個可畏的方驅逐出去。

觸了水底電線，竟把身子燒焦，但
不是自殺的。我想：這今年頭

「繾綣情深似海，
溫柔不住任何鄉？」

，尤其是極荒廢的戰後，死了一
個人，不是不平常的事，我沈默如
就是廣州溫柔鄉度？但是那些姐
故，靜靜望着江上，一艘電船拖渡
妓賣笑，難道什麼像似海可說
，凌波駛來，平靜的江面，起伏着
，難怪方纔船艙對我說，祇要你
獨陣波浪，而烟囪噴出無數條金色
口袋有銀紙，包你想什麼就有什麼
碗裏的火星，在夜空中打旋，分外
，而且情深似海，也竟可在這裏買
好酒。

厭惡和鄙俗的念頭，突然呈現
到了。

船離知道這不起我的話頭，也
祇有沉默地向前，在不經意的
刺那陣，江的另一角出現一片輝煌
的燈火，在嘈雜的歌聲聲裏穿繞
着無數舞臺，艇是粉飾一新，而
佈置也頗為精緻，艇上閃亮着粒粒
離離而玲瓏的小燈泡，有許多肥腦
紅面的男人，他們是戰後新發戶
的一群，縱橫編臥或踞踞艇上，喝
酒猜拳；許許多多臉發粉，小艇紅唇
的少女，也坐在艇上歌唱，許多手
提胡絃伸長頸子的男人在喝慶，還
有許多賣食物小艇穿插其間，做着
買賣，這是南方名城水上的烟花陣
，這是南方名城江面的銷金窟，我
對於如此繁華的天地，及覺興趣索
然，而有說不出的感歎，猛然抬頭
，恰巧聽見近處一神花艇，掛着兩

聯小對子：
歸記子燈下
一九四五、五月八夜游艇

於是，我對車夫說：
「你明白這是爲了什麼嗎？」這是很簡單的，我可以肯定地說，
那個日本人實在就是間諜，他在實行着日本人的陰謀，他一定在芝林馬
夜調查了什麼，而且，很顯然的，他已經盡感了你們。日本人的間諜很
不少，長久以來就已經在不爲人注意的地方活動，他們想從荷蘭人的手
裏搶回南洋……」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突然的馬嘶却把牠打斷了。
這時天氣已經很熱，帶着鹹味的海風更使人不勝煩燥。一輛急馳的
馬車忽然從迎面而來，那是一輛敞開的貨車，用兩匹黑色的健馬牽着，
在高高的坐板上，坐着神氣的駕御者，汗流濕了他的上身，但他的眼光
却直向前顧，當他掠過我的馬車的時候，我才看出他原來是一個強健的
中國青年。

那輛車子過去以後，我還想繼續着我的說話，但車夫的鞭子已經揚
响，馬匹用力奔馳了幾步，於是轉了個彎，前面，我已經望見了一些樹
木，和那個藏在樹後的黃色炎熱的巴西爾村。

「到了——」車夫說着，又揚了揚他的鞭子。
倉卒間，我只好打消了切要說的話，最後，我對車夫說：
「總有一天，你會明白完全是受了日本人的騙。」
但車夫沒有說什麼，他只是笑了笑。

這些——我現在所寫下的，都還是一九四一年八月間的事，其後不
久，恰恰在三個多月以後，日本人的艦隊就向富庶的南洋群島開了炮。
新加坡和馬來亞首先陷落，菲律賓在經過有名的巴丹之戰後，也完全落
入了日本人的手裏。日本人的陸戰隊和機械化部隊在二月下旬開始登陸
荷屬東印度的德羅洲和西里。斯伯三月上旬，日本人就在西爪哇東部的
英特羅馬由地方登陸，迅速佔領芝林馬夜，由芝林馬夜分兵兩路，向萬
隆和巴達維亞展開了強大的鉗形攻勢。日本人佔領爪哇以後，立即沒收
了一切食糧和作戰物資，他們嚴厲地強迫尼亞西人給他們耕種田地，但
對於那些尼亞西人，日本人却強迫他們只能吃下一點分配的椰干和木薯
，這種血淋淋的教訓，我想，總該使尼亞西人明白：日本人的微笑裏藏
藏着什麼是什麼吧？
不消，這尼亞西人受騙以後才明白的事。

註一：即那璋，尼亞西歌總名。
註二：哥洛，尼亞西語，即一種大頭刀。
——卅四、十二月觀音山麓



回家去見媽媽

盧森

我想得更多

就鄉村裏來說吧

自己辦學校

不讓他族子弟就學的

開水口山不算數

娶了第三個小老婆的

每年回來糶谷

不給兒子吃飯讀書的

天天游手好閑

爲人排解得飲酒吃肉的

他們嘍

人們叫他太公

鄉長

田主

紳士……

我一概想到了

他們走路眼朝天

一字眉

八字腳

笑聲高傲

我想起他們

週身發熱

耳朵轟轟响

媽媽不怕惡狗

不怕火藥銃

不怕黑夜的黑暗

不怕火蒸的陽光

可是

媽媽怕他們嘍

媽媽拉着我的衣角

當我對兄弟伯叔

暴罵他們醜行的時候

「飯不怕亂吃

話不可亂說」

媽媽掩住我的嘴

當我罵他們的時候

媽媽胆大又胆小啊

22

臘梅花

在嶺上出頭辯白的時候

那不讓鴨嘴覓食

用蠟樣的冰塊

封鎖住水田的早晨

寒霧用迷糊的想像

懷念着雪花的日子

媽媽的雙腳深裂

嘴唇也結着血痂

臉頰異常慘白

送着我

不說話

可不像鄰居的張臉子

因爲我認真聽了一下

媽媽的臉像胡桃

散佈着黑斑點

陰鬱的眼珠

深藏着無言的哀愁……

送着她的兒子

是那麽難看的老婆婆呵

媽媽是不固執的

痛苦磨折老了的呀

我叫媽媽回去

又跟着走一程

媽媽說要回去了

還是跟着走多一程

我和媽媽最知心知肝

媽媽捨不得我分開

23

海上看不到春天

大城裏碰不到春天

春天關在花園裏

又在店舖的櫃台上——

銀幣像鳥雀鳴叫

鈔票像蜂蝶翻舞

人們眼睛迷醉

飲了春酒一掃醒醒的

發狂的叫喚

離魂的排擠

我在媽媽面前說的話

沒有人聽了

我在同伴前爭取的地位

見不到踪影了

我記起媽媽

我知道媽媽

正在思念着我

片片楓葉離離的季節
高樓上紙鷂任性游歷
天空的日子
像金風剪下的落葉
像給雨淋濕的紙鷂
我回來了

媽媽沒有怪罪
我回來了就歡喜

「海水鹹
黑得多了」
「發疥瘡吧
瘦得多了」
媽媽再問他人
「在我看又高了一點了」

媽媽告訴我
我走後投過聖筭
觀音娘娘好笑
把四伯公好笑
全鄉福主更不主張——
回來了就好了

他上樓棚上去找年糕乾
走入菜園裏去摘青菜
到人家廚下去借豬油……
媽媽當我來客一樣款待我
圍屋的人來看我

鄰近的人來看我
「賺倒了呀」
「外邊好光景嘞」
「回來還認得路嗎……」
我點點頭受委屈的頭
媽媽却不停地替我答着
好像她才是剛回來的遊子

24

媽媽要我去看訪太公
我不去
要我去拜訪鄉長
我也不去
紳士……
田主
我請媽媽不要吩咐

我在村路上走着
在田廍上走着
在人家屋前走着
走着走着
聽有人說

「唔、學大模樣
幸得是打轉水」(註)
還有指指點點或揪着鼻
很輕薄的說
「這是敗家子
白鼻哥……」
一定還有想着
「依我看
浪費他媽的飯糞屎」

(註)打轉水是華僑到南洋
各地，英荷政府不給登陸
送回原籍。

媽媽的話是痛傷的
「別理他們
讓他們說個够吧」
媽媽這樣安慰我
勸解我

在這個村莊
我是住不下去了
有時倚在門檻上
吹着寂寞的口哨
心裏似乎舒服些
有時看山花談戀愛
金蜂為它送消息
心裏似乎好過些

「有父有母金銀寶
無父無母賸邊草」
媽媽的話是和暖的
說着燈光也特別溫柔
家裏的空氣
也特別的圓潤
彷彿小時候
媽媽的乳房貼在
我的臉上一樣圓潤呵
25
教導孩子們過了好多日子
媽媽聽了孩子們

對我叫着「先生先生」……
更加不會責怨我了
似乎
在媽媽面前永遠是孩子的我
要責怨媽媽了
「媽媽呵
為什麼我變得那樣老實」

媽媽聽到風聲
——你的兒子又要走了
媽媽不肯
媽媽苦留
滾血的咀脣
是那麼焦紫
馬上會萎落的
紫藤花般無地垂落着
「我這樣想就這樣說
很快回來
何必要走呢
不回來嗎
誰捨得這樣……」

我比嚙給媽媽聽
那地方很近很近
就在那陰那山背
只消這樣想好了——
為什麼暑假不回來呢
在那裏辦補習班了
寒假有什麼不回來呢
東家們留住過年了

可憐

我的媽媽不會這樣想

媽媽的想像

另有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

她的腳走不到的地方

媽媽常常這樣形容

天那麼遠的地方

那末

媽媽的希望

護送我到生活着的

地方去生活着

戰鬥着

我的想念在家裏

拉着媽媽的衫尾

走在田野裏

和媽媽呼吸在一起吧

媽媽不明白

我又說了許多話

告訴媽媽

我們的村莊裏

見過飛過飛機

那裏面的人心很毒狠

要殺媽媽

也要殺媽媽親愛的兒子

他有毒氣

和比毒氣更厲害的東西

村莊裏藏不住

鑽進深山也藏不住

他會使我們

媽媽抽臉黃肌瘦

慢慢地不會走路

又會被埋在油滑的

骯髒的

乾燥的

或冰冷的

不同顏色和冷硬的泥土裏去

26

到了媽媽想像不到的

也畫錯了——

完全畫錯了的地方

執着紅筆

這是小時候

渴望的晚霞之色呵

我把它塗來稍的黑雲

渲染着好美麗的顏色

燈火就像媽媽

親偎着我

是那親切思量

愛撫着我的雙頰

它的話

像媽媽那樣柔和

——可不是我的媽媽呵

安放在褲子裏的年輪

塞在皮包裏的棉襖子不要

連替打疊時放下的棉袍

我又把它留在樹裏

紙包着的帳子捆好了

我也拆下放在家裏——

肚餓了

記起媽媽

蚊子嗡嗡叫了

記起媽媽

天冷了

我責備我自己

為什麼不聽媽媽的話

不把媽媽的話

用紙包藏起

憂寂的事我儲在心裏

快意的事寄慰媽媽

媽媽會想到兒子過得好

自己也好過的

27

以後

我會忘記媽媽——

說起來不好意思

真個我說不出口

是，是和媽媽反抗的事——

和女友超過友誼的事

家信來了

我會記起有個

好破敗低暗的家

家裏有個

三二十歲才生我的

一個老婆子

信摺疊好了塞在抽屜裏

可又出現一個

咀脣不很紅塗得鮮紅

臉龐不很白飾得雪白

眼睛閃爍像金鸚鵡

智慧盛開着鮮艷的花朵

噴出馨香沁我心脾的姑娘

要是她像百靈鳥

她的歌喉為我鳴唱

要是她像孔雀

她的星屏為我展寬

比翼是睡蓮吧

她的美容為我出水開放

她爭取媽媽的溫柔

替代媽媽的恩惠

我感激她

不像感激媽媽這樣淺呵

媽媽憂寂的日子

我在辦公廳裏

用會稿紙掩着寫情書

媽媽睡不着的晚上

不是在我的私寓裏

閉着房門談情

就是在堤上夜裏裏

慢慢地依偎在走着——

貼得很近了還好似很遠

走了很遠了又好似很近

但我沒有忘記工作

28

深夜裏

仍點着燈小燈

小得它聽見黑影生怕的小燈

寫事業的生命

志願的光明

讀書聲

和寫着稿件磨針般的稿子

清瘦了

老瘦了

餓了苦了我

餓了餓我的媽媽一樣忠實

還是家信知道

媽媽病好了又病了

一次沒有回去

一次沒有回去

三天，四次……

也沒有回去

我每次都對媽媽撒謊

實在有三成睡不開工作

七成捨不得那位

唱着媽媽催眠曲一樣

溫香軟曲的結核

「聽到媽媽腳聲」

以為不久會退的

聽到媽媽的嘴頰軟淡

以為服了藥會全癒的

聽到媽媽的心痛

我抗辯着我不是醫生

回去也是沒辦法的

呵！聽到媽媽的絕望

我還是——來日方長

何必就這樣想不開呢

29

不知爲甚麼

「我家在很情楚的」

我又想媽媽來了

媽媽的愛比什麼都寬

情比什麼都長

我沒法子形容

讀之讀實最寬

讀長讀長

想起媽媽對人說

她的奶頭小

生的兒女一定孝順

我吃得餓了

讀來信看到媽媽愁我吃得

我流起淚來了

看到媽媽擔憂我

在牀上輾轉終宵不寐……

我纏綿地哭着了

「我再想起媽媽」

還在希望我而活着

「我叫家裏的兄弟拍電報」

以已死的父親

「病危速返」的理由請假了

30

現在

我真的不講假話

要回家去

見媽媽

也給媽媽一見了

回去

回去

我要用小黃牛

喚隔山老母牛的聲音

呀！一聲「媽媽——」

還挺長語尾

到媽媽聽清了我的叫聲

才閉起眼唇收

我的媽媽

會當我還是小孩子

來愛我的

來疼我的

呵！癩心的

媽媽

媽——媽——

像離群的鳥雀

31

像離群的鳥雀

搜尋母雞天真的心情

像小羔羊出了欄欄

到大草原上活躍的行動

更像洄流裏的小魚

放到長流水裏鼓動的歡欣

回家去

見媽媽

「媽媽

我回來了

我回來見你

給你一見了……

「我衣上有車塵

打我一下吧

我心上有污痕

「瘦我一瘦吧

「人家送給媽媽的禮物

還會放在床頭

「留給你的兒子嗎

媽媽的兒子不聽話

還肯原諒他這一次嗎

媽媽

最親愛的媽媽

「我有媽媽

我才有春天

我有媽媽

「才不會減到零

家庭裏才有

「才不會減到零

原來請去的快樂

「這沒有交卸清楚才留下這筆費用的……說這些刻薄的話的，都是他們吧。」

我聽著這道請求

32

到了小鎮上

以禮

不顧和我說話

認爲我說話就應本的

抽不出空來揮一下手的

抽不出空來揮一下手的

抽不出空來揮一下手的

抽不出空來揮一下手的

抽不出空來揮一下手的

抽不出空來揮一下手的

抽不出空來揮一下手的

抽不出空來揮一下手的

抽不出空來揮一下手的

抽不出空來揮一下手的

抽不出空來揮一下手的

抽不出空來揮一下手的

抽不出空來揮一下手的

抽不出空來揮一下手的

抽不出空來揮一下手的

「只有這隻狗是賣香煙抽的」

「這有『美衣與神門』的」

「這沒有交卸清楚才留下這筆費用的……說這些刻薄的話的，都是他們吧。」

說這些刻薄的話的

都是他們吧

33

我聽著這道請求

我聽著這道請求

我聽著這道請求

我聽著這道請求

我聽著這道請求

我聽著這道請求

我聽著這道請求

我聽著這道請求

我聽著這道請求

我聽著這道請求

我聽著這道請求

我聽著這道請求

我聽著這道請求

我聽著這道請求

我聽著這道請求

我聽著這道請求

我聽著這道請求

我聽著這道請求

我聽著這道請求

我聽著這道請求

我聽著這道請求

我聽著這道請求

我聽著這道請求

我聽著這道請求

有氣無力的坐在

我小時候劈老風器的木頭上

陰暗的無神的眼

像雨夜劈出一道電光

媽媽夢醒似的

驚惶地盡情地打望著我

慘白的慘皮

忍不住抽搐，痙攣着

亂推亂擠，缺洞而搖動的牙齒

媽媽太歡喜了

媽媽太悲哀了

只是說着

「呵呵……」流着眼淚

我也不知道

說什麼好，也陪著流淚

媽媽比我矮

現在更矮得多了

媽媽自己難走動

還要和我裝包袱

媽媽又說要去摘菜了

媽媽又要向人借油了

媽媽還要向人借

留着過年的黃酒……

孩子時候過我的

孩子時候過我的

孩子時候過我的

孩子時候過我的

孩子時候過我的

孩子時候過我的

孩子時候過我的

說我聽過他的公雞尾的

說我聽過他的兒子黃豆花的

說我聽過他的菜園的

說我聽過他的黃皮菓的

說我聽過他的黃皮菓的

三代叔公王都敢罵的……

都來了

都來了

圍住了好多人囉

五年多不回家

像新娘一樣新鮮了

孩子們

嚇壞後面的踏踏脚跟

呵斥前面的連任職線

有的爬在桌上

有的猜爲什麼打狗棒

有的解說項上結着鼻涕怕

有的否認說說是在衣

有的問有沒有分餅子……

圍子外

還圍了許多人

有的聽聽他的丈夫

有的聽聽他的兒子

外頭吃兩頓不壞

探問幾遍的雞籠

擁擠熱烈

自從我走後

家裏第一次盛大的聚會

家裏第一次盛大的聚會

家裏第一次盛大的聚會

家裏第一次盛大的聚會

35

依然還隨着媽媽
 鑽進那屋子裏
 到牆腳門前
 積木裏的屋後
 播落花生的園裏……
 仍然感到困住媽媽心舒服
 給也沒有長大年紀

這隻大木盆僅出生時買的
 小櫃也是你小時候坐的
 這棟抽子櫃是你栽的——
 結了幾種抽子
 沒成癩就給抽子們抽光了！

這門櫃還是你寫的
 屋子背的牆上
 背條天鰲魚是你畫的……
 癩癩指點點
 癩癩我畫着畫着

我答着
 媽媽補充着
 我再申述着
 媽媽又在解釋着

人們告訴我
 你們媽媽吃甚麼
 吃甚麼
 到這山挖野菜
 吃什麼像如果
 吃什麼

所以隨時叫心痛

思念你

嘴角時時發

我問媽媽

她怕我難過又否認着

媽媽的心好苦

過的日子好悽慘的

36

同屋的阿哥

心肝生在腎子上哇

轉個背就搶

飯也偷着

豬菜也偷着

茶壺不見了

菜刀也生腳了……

好吃的要不好吃的也要哇

隔壁的X叔

家裏七八口

稍箇未收就便沒有米了

三丈深也挖出來吃啦

聽說青菜不見了是他

十多斤乳豬不見了也是他

他還以為好昌盛

你想這錢櫃不壞

你不知道

你去後

*弟曾兵變流兵

帶回一身白頭

齊何種……

以後死在谷倉裏

遺下妻和子好可憐

去年的荒月

米價六七千元一石

家家戶戶挖草根

掘遍身生毛的冷基頭

有些吃糠飯

差還兒大家都死光囉……

真是攪到不成樣子了

還有許多許多

媽媽低聲說的

聽來好生離奇

其實都是儼然的真實的

媽媽一再贊譽的

是在小鎮上做生意的姪孫

他要管店看家

又還料理學校和祖嘗

又還要照料我

「我病了」

他和我把田做農作

大熱天的日午和我配藥

有一碗肉湯也送給我喝……」

媽媽是那樣天真的

老人成小孩子了

37

接着

媽媽又問我許多

聽說你外面還做

聽說你外面那樣

我還是和孩子時候一樣

我對媽媽說真心話

告訴她

某件事我是無辜受懲的

某檔案我是給人欺騙的

某項工作是我發動的

某種耻辱我要洗雪的……

媽媽有時陪笑

有時發怒

有時激憤

有時拭着眼淚……

最後媽媽想問又不敢問

「聽說你外面有好事了」

我會意地回答着

「事業患歇脚病

文章患夢遊病

虛名不能滿足她

詩句養活不了她」

媽媽手上的竹火

鑿開了黑夜的窟窿

就要給黑流淹滅了

我還朝着微光

和撒在地上的殘紅

從記憶的箱子裏檢點

一直到完全熄滅的時候

我還沒有住口

我的眼睛開始望着夜霧……

38

我在昏昏的墳上

境 文

滿地十萬元其幣
也會通通討父的新家
斷絕我生命的不幸
可是我的媽媽
我還沒有安穩過呵
我去拜見年老了
還天天換石磨的舅父
纏過和媽媽上下年紀的堂姊
她的一個姨給子在南洋
纏守不住家門改嫁了
留下她依著小孫子和家畜
過著窮日子……
我沒有一塊豆乾給舅父
堂姊還備酒款待著我
現在在縣城裏
說着响話的老同事
坐在公堂上登行的朋友
和許多所謂上流人
我大半見到了
好像都在怪我
為什麼你走錯行呀
走這熱穩的道路
窮鄉僻壤的鄉村
它們大致和以前差不遠
屋頂上張開大口的泥獅子
仍不減當年的豪氣
兩隻鳳凰無動於中
稗欄上還有乾稻草
竹林裏「樓烏雀喧鳴……」

39

而我倒要以編者
對一篇篇壞作品一樣嘆息
「……什麼內容那麼空虛呀
又要走了
終於給媽媽知道了
讀者以為至少是苦留
那是錯了錯了
很簡潔的說
「現在破敗的門板
經不起一下腳踢了
那谷倉裏的谷
也不够半年糧了
窮寒的家
抵不住一個人吃閒飯了」……
媽媽在逐著我嗎
我不敢這麼想
媽媽不愛我了嗎
我不肯這樣想
可是我的
痼疾不容許她多說話
像獄卒嚴守規定時間
給探監者交談一樣
說時摸著胸脯
歪著頭扭著嘴彈舌
一會又掩著雙頰
這是忍也忍不住疼痛着

40

左鄰右舍的人
送了一包包的禮物
媽媽指點著說
感激的說
我沒有話說很慚愧
那些名字說過媽媽的閒話
小時候，都是罵過我的
奇怪不奇怪呀
媽媽要春米給我做路糧
腳力奈何不了木樵
要備辦路上作點心的甜糕
手也換不動石磨
我有平常人的感情
怕見沉落的太陽的餘光
更怕見神前的殘燭
無可如何的低唱……
媽媽的力氣
是我奪了過來嗎
媽媽的希望
我都扭承起來吧
我有點實感的茫然
媽媽痛苦的日子
有一天會過去嗎
媽媽像沉下去的太陽
還有起來的明天嗎
媽媽像殘燭熄滅了
可用理化實驗
物質不滅律解說嗎……
媽媽茫然
我更茫然

41

媽媽沒有淚
媽媽的心像大旱天
輪著血紅的眼睛
我該沒有難過哪
或許是的——
痛苦麻痺了我的神經
痛苦地說一聲
「媽媽呀再見」
回過頭來
媽媽仍在望著
再回過頭來
媽媽更出神地望著
更出神地望著
望著，望著
望著她不肯的遊子呀
媽媽的眼睛
遙呼些什麼話
不要唱命生的悲歌
那就好了……
媽媽呀，別了
我沒有告訴誰
也沒有告訴任何一個人
我只向媽媽乳汁鮮血
灌溉大的雄心
再定下計劃——
「十年奮鬥」

(未完)

茶亭和它的看守者

李若川

但她是無限慈和的老嫗，無限殷勤的保姆，她看守着，已經三十多年，它是她的相依為命的孤兒，她是它的相依為命的保姆呵！

二

亭不知那個年月，在莽莽的原野的路邊，建築起來，生長起來，而今——又頹敗下去了，坍塌下去了，茶亭的一生是悽苦的。那些自然的使者，不斷地撩弄着它：太陽給它蒸曬着，暴風給它吹刺着，驟雨給它淋澆着，它更悽苦了！在晴天人馬喧闐的路邊，在風雲慘澹林鳥絕跡的原野裏，它又永遠地，是呈現着一副憔悴不堪的臉容。

茶亭建築在原野，彷彿一個厄運的孤兒，生在貧苦無依的家庭裏；它天天坐在路邊，乞求於每一個過路的行客，希望他們坐下來，甚或歇一下腳，它就餓得發抖了，而且在那一瞬間，它好像獲得了人們無限的同情和憐憫。假如一個坐下來的人，在它的看守者，——那個賣茶的老嫗的面前，丟下十元或二十元的鈔票。買一杯茶喝喝。它更愉快地感覺到：沐浴着人們感情的恩惠了。爲了它的看守者，得到人們的賜與，心兒歡慰了，更能體貼親切地擁抱它，看守者是它的長期的保姆呵！而它的保姆——賣茶的老嫗，聽說已七十多歲了，由於幾十年的貧病與哀愁的殘渣淤積在她的胸膈裏，除了她那一張蒼老而乾癟的臉，去作那年的艱辛的歲月的陳訴外，祇是沉默着，不大高興說話，尤其不容易說一句關於她的凄涼的暮年的話。

茶亭的一生是悽苦的，在它沈淪於萬分貧困的永遠不能翻身的日子裏，它偷偷地思忖着：都市裏的大廈與高樓，都是和自己一樣形體的兄弟；但它們多麼幸運地被人們保護着，而且裝飾得美觀，堂皇，惟自己不能曉得是一誕生出來就被遺棄在路邊，還是孤弱無能的自衛，被它們排擠出來在原野裏。

同時它的看守者，望着被風吹過它的簷前一塊塊地掉下來下的瓦片，最容易感到搖搖欲墜的殘年也是這樣地抖落了一天的生命！她怨歎着，自己也曾親生過一個兒子，許多艱辛才把他養成人，她老了，但兒子不能養活她，要她伴着茶亭，來度這靠賣茶過活的清苦的日子。

茶亭思忖着，老嫗怨歎着，當她們哀傷的情懷，隨着路邊來往的旅客行的脚，跟着時間多起來，錯雜起來，許多年代走過去了！突然，來了一個好的轉機——戰爭的時代，從遙遠的方向到移它的身邊來了。

因爲許多交通的要道，不是給敵人的佔領，就是被我方的封鎖，平時一般走大路的旅商和行客，都要爬過這裏對面的那幾座遍種了松林的重山，滑着這莽莽的原野，沿着這條路走

去，於是——茶亭得到更多的人的同情與憐憫，它的看守者，也得到更多的人的恩惠——她的賣茶的生意興旺起來。

每天從這裏走過的旅客，總有成千成萬的人，挑担，人力車，騾子，馬匹，爲了人們要在這裏休息，它們都得在這裏聚攏着，人們來到茶亭：

——休息一下，喝杯茶吧！還在路上挑了重担子走着的人，好辛苦啊，但茶亭快到了，好一個休息的地方，如果沒有這茶亭，沒有那賣茶的老女人，我們就不能再繼續走路了……

聚攏下來的又向遠方散開，從遠方散開的又在這裏聚攏着。穿了青烏衣服的人羣，卸除了衣服袒胸着的棕色的人羣，從對面出上最高時峯尖眺望上來，好像一大羣的鸚鵡；襯着右邊那塊褐黃色的山崗，又好像一方黃色的片糖；他們蠕蠕動着，攢集着，多麼形象的一幅自然與生活的構圖呵！

人的往來雖然熱鬧，茶亭和它的看守者，雖然有這麼多的行客來光顧，但到底是不安定的日子，離這裏不遠三十里的地區，已被敵人佔領，而且還有大軍駐守，他們隨時可能掃蕩原野上的村莊，和襲擊到這裏。就在這不安定的期間，我們的隊伍，爲了保護這原野——附近村民的魚米之鄉，和他們的性命財產，開到這裏來。

我在行軍時混雜着隊伍，步行到過這茶亭

壇文

隨後指揮機關人員，去破壞敵人的間諜機關，和敵對敵宣傳的工作，也會幾次騎着馬匹到這茶亭，而且每次都歇下來，休息一會，喝一杯清茶，那雖然是很短很短的時間，却可能使我恢復原來的精神，提起再繼續向前走路的意志……

三

我一次又一次地來到這茶亭，因為在路上，每次都和江湖賣茶的阿七哥碰見面，我們結識了。他告訴我：他走着這條路找飯喫，已經二十五年了，但從來沒有這麼熱鬧，如果不是日本鬼來，這塊地皮不會這麼興旺，他的生意不會這麼好做……

我們來到茶亭，大家差不多同是一樣的動作——他放下他的木箱子，我放下我的槍把，又靠着一株老年的五里香樹，他繫上他的毛茸茸的褲子，我繫上我的棗紅色的襪子，跟着便找一張石桌子坐下。他和那賣茶的老嫗招呼了，而又傾談起來，因為他們大家都是老相識——二十五年來的老主顧呢。

我坐下來，最愛讀那首寫在壁上的歪詩，（大概是賣茶的老嫗叫一個當地的認得字的人寫的）我好像唱歌似的唸着：
月上半天邊（有）
姑娘共少年（好）
人在草木內（茶）
讀書不用言（賣）
——唔，有好茶賣。
於是才從軍褲袋裏掏出鈔票交給她，她就爲了茶一碗碗地來端給我。
但江湖賣茶的阿七哥，仗着他的江湖的口

舌，跟賣茶的老嫗滔滔不絕地談着：談戰局，談時勢，談物價，談生意……他幾乎忘掉身體的疲勞，忘掉喉嚨的焦渴。

等到老嫗爲了要照顧生意，不能再聽下去時，他才收住了話頭，便坐到我這邊來，自動地端起一杯茶來喝着。

他坐在我身邊，低聲細語地告訴我，這賣茶老嫗的家世：

——她的賣茶公早已死去，遺落兩個兒子，最大的一個十年前也過了身，次兒長大娶了親，也生了一個小妮孫，可是三年前抽壯丁中了籤，兒子出去當兵，一去永無消息。大概一年前左右，她的媳婦帶着小妮孫去改嫁了……他喝了一口茶，又改換着無限淒涼的語調告訴我：

——她是一個頂慈和忠厚的女人哩，但她的環境越來越不好，這些日子很不容易過呀！上了這麼年紀的人，身邊既沒有錢，又沒有一個親熱的人，一旦那個就很難說，所以她如今天天希望兒子回來。但她的兒子去當兵，也許早已在戰場打死了，也許還有村裏的人知道，不過他們瞞住不告訴她，若不然咯，爲什麼一去多年還沒有半點訊息回來……

我聽了阿七哥的話，本來啜着有點兒甘味的清茶，忽然好像呷着一杯苦酒，是呵——它的主人以老年的悲苦和辛酸所釀成的苦酒！但它能使疲勞消除，精神恢復，因此我深深地感覺：路上來往的行者，向她化了一二十塊錢來賣茶喝的人，不是賜與她的體恤和同情，倒是竊取了她的恩惠和貢獻呢。

以後，我時常打這條路走過，茶亭和我混熟了，它的看守者也和我漸漸親熱起來，當我一次又一次還未走到茶亭時，我多麼思念茶亭

，當我來到茶亭坐下，喝過茶，休息過後，再提起精神來走路時，我又多麼感謝賣茶的老嫗。

於是我更深深地感覺：茶亭這種服務於勞働的人羣，比起都市裏的它那些幸運的兄弟們——高樓和大廈，裝飾得有色有光，專供豪華的人們官感的享樂，是更富於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呵。

四

六月天，（我永遠不會忘記，那祇是敵人投降前兩個月的時間）太陽好像一團大火球，它所滾動過的地方，到處都是熱熾熾的。就在那時節，敵人發動一次大規模的攻勢。我現在想來，在東南的戰場上，那軍作比較長期劇烈的戰爭，和最後一次的戰爭了！

我負着作戰的任務，又打這條路走過，來到茶亭；但在那裏歇足的人羣，已經不是平日的旅商和行者，而是附近鄉村逃難的人，還有我們的一部份官兵，同時我也碰不見江湖賣茶的阿七哥，看那些逃難的人們倉皇的神色，映襯着被老年的歲月所累荷的茶亭，也顯得倉皇了！但賣茶的老嫗却沒有什麼驚慌，還依然忙着手招攬她的顧客。

我又一次來到茶亭，那時原野十五里遠的地方已列入於我們作戰的區域。逃難的人都走光了。路邊和茶亭依然擁擠了人——我們的部隊，由於奮勇的士氣的影響，我隨着茶亭，也彷彿鎮定下來了，但賣茶的老嫗依然忙着手在撥茶，如今她不是做生意，而是義務地代替鄉民來向我們作戰的弟兄們施茶了。
在茶亭裏，不論蹲着或躺着的，都是我們

十分需要休息的弟兄們，他們從爲了偵察敵人的行動，幾晚沒有睡眠的黑夜裏來；從冒着流火似的太陽的中午來；從整天呼吸着藥彈的氣味的火線來；他們是非常需要這個休息的地方，同時他們又那樣飢餓，那樣焦渴，然而賣茶的老嫗一碗碗地舀着，又一碗碗的端起來，靜靜地獻給他們。

我讚美這賣茶的老嫗，她們不但勞働服務於人羣，而且還服務於我們的民族，服務於我們這神聖的抗戰。

當我第三次來到茶亭。附近一帶已成了戰區，敵人的便衣隊時常出沒着。賣茶的老嫗也不見了，不曉得逃往那兒去。我無限憂心地繫念着她；又眼望着茶亭，隨時可能被槍砲所摧毀，或被縱火者所焚燒，我禁不住鬚然了！幸而敵人沒有越過這條作爲火綫的最後界的路，我們守着茶亭做最前哨，跟敵人迎擊了七八次，又對峙了二十多天，終於在一個蒸暑的星夜，大部份的敵人自動撤退了，只留很少數在那裏駐守着。

我們的指揮官得到這消息，爲了激勵士氣，又談話又莊重地，用電話傳達命令：

——這是敵人的尾巴，你們要切的，趕快去切吧！

果然用兩個步兵團的人數，配合一個山砲營，分四面向敵人包圍，當堂被我們切了很多，又得到許多勝利品，和俘獲了十七個敵人；還把殘敵追趕到一百二十里以外的地方去。

當我押解着兩名最先送來的俘虜要回我們的司令部時，又經過這茶亭，由於精神的振奮，我看見茶亭轉危爲安，特別顯出凜然不可侵犯的神氣，同時賣茶的老嫗，也不知從那個地方走出來，依舊擺開她的茶攤。她看見了我，

訴述一下逃難的經過之後，很容易看到我身邊的兩個俘虜被人監視着，便問我是什麼人。我說日本鬼，因爲她從來沒有看過日本人，就好像非常希罕的食鹽地多看幾下，她很痛恨他和鄙視他……

讓我說明了這些吧，他已被我們捉獲了，我們要優待他，表示我們大國民的風度……她才改變了好像往日的，一般慈和忠厚的臉色，叫那兩個俘虜喝茶，我翻譯給俘虜們聽，他們喝過了茶，連聲地道了幾句謝，我又翻譯給她聽。她非常得意了！她的心裏想：我居然得到日本人的衷心的話。

五

我這次最後打這條路走過，哼着勝利的曲子，依然騎着那匹鬃紅色的戰馬，一到了茶亭，我就落下馬來，我好容易看見茶亭整個壯勇而年青起來了。雖然是頹敗的瓦片，雖然是坍塌的垣牆，它好像從老年的悲哀與凌辱裏挺成武地翻身起來了！而且非常懇切地，來歡迎我這顆帶着勝利的興奮與驕傲的心。

它的看守者——賣的老嫗，一看見我來，忙着從她的茶攤站起，裂開那多紋而乾癟的臉。

——阿婆，日本打敗了，投降咯！

——投降就好了，以後要享太平的日子了。跟着她和我談——這裏逃難的人，都已回他們許多年不見的家鄉，走江湖的阿七哥也不做舞猴子的手藝，正想改行做別的生意。她如果還沒有這把年紀，也應該到外頭去跑一跑……她又問我到那裏去。

——打勝了日本，不當差了，回家去。這些話一出口我曉得說錯了。愁雲一朵朵地浮上她的臉容，聲音也變得很柔弱。這時她才對我說，她的第二個兒子出去當兵，從來沒有過消息，現在已打完了仗，如果還在也應該回來了。

我不曉得對她說些什麼話，她這暮年的身世，這蕭條的境况，她許多年來以這搖搖着的生命來支持長期的抗戰，今天勝利了，她又怎樣？我想到正因爲勝利，那些交通大道將要開放，商客們的脚步不會兜過重山峻嶺的原野來，她的賣茶生意漸趨冷淡，恐怕連茶亭也被人們遺忘了。

但我要安慰她：

——你的兒子好快就回來了，好像我一樣掉下槍把回來了！

是的，我已放下了槍把回家去，從事一切建設的工作，我同樣安慰茶亭，我的建設工作的計劃，從城市擴展到鄉村，從鄉村擴展到原野。我還祝望茶亭，假如將來有人依照我的建設計劃把它重建起來，好像都市裏的高樓大廈一樣，堂皇地重建起來，我願它永遠忠誠地服務於勞働的人羣，不要做富豪的人們官感的享樂。

喝完最後的一杯茶，我要走了。因爲前面還有很長很長的路途在呼喚着我。她又從茶攤站起來，喃喃地說了幾句祝我旅途安好的話，我跳上馬鞍，跟她揮着粗壯的手，跟茶亭揮着粗壯的手，等到馬兒揚起前蹄，我回過頭來望望，茶亭還屹立在那裡，她還兀立在那裡，我又把手揮着，揮着，直至馬兒走得很快很遠……

五月十三日

黑暗中的笑影

羅 昔

火是光明的種子，火是熱力的泉源！人類是瀕愛光明和熱力的動物，在茫茫的無邊之夜，僅只一星燭火也是萬分珍奇而又萬分寶貴的。

有一個漆黑的夜晚，月亮和星光都給冬天的寒雲遮住了秀麗清奇的顏色。野虫在犬吠和風聲里吸泣着，時候已經是十一點鐘以後了；在這沒有夜生活習慣的古老的山城，夜色乃愈現出濃濃厚而深沉的力量。

樹木恐怖得在不斷抖顫，溪流驚嚇得在不斷呼號，靜寂的街巷中只有微塵還在追逐着落葉在乞求護衛和憐惜。我在那個時分，剛剛帶着一身忙碌後的疲倦獨自歸來。拖着沉重的步履，抖擻着身子回到樓上的寢室裏，我唯一的意念就是脫去衣服，趕快縮進溫暖的被窩，讓睡神來驅逐我所有的疲倦。

當我正脫去大衣的時候，一種叫聲却像無數尖銳的針刺似的，直插進我每一個毛孔里：

「哇！爸爸……」

這種叫聲和犬吠，虫鳴，風號混雜着，宛如荒山中的梟叫，深谷里的猿啼；更像臨危的乞援，遇難的慘號；每一個音子都令人胆顫心寒而特別駭怪。

在這突然襲來的刺激之下，我已像一塊化石似的在床前怔了下來。

「爸爸！爸爸……哇！爸爸……」
聲音是這麼急促，凄絕。顯然的，這是一個孩子在我們屋子面前哭泣發出來的。

我迅速地打開我房子正面的大窗，急急地發出了我同情的響應：「誰？」伸出頭去，我只看見窗外一片茫然的天地。那個孩子是給沉浸在深沉的黑暗里。

孩子的聲音像爆發的炸彈似的，突然又叫得更為凄厲。

「誰？幹什麼的？」我問着，我明白我那時的身心和聲音都已開始微微抖顫起來。——現在想起來，連我自己也有點不相信：這生長在風濤血浪里的人，竟也受不起這麼一個小小的刺激。

也許是我的聲音給予的幫助吧，孩子終于用比較緩和的聲調回答我了：

「我……我看不見呀！……四面都是一樣的啊！……啊！暗呀！……」

原來是個在夜色中迷路的孩子。

孩子一面哭泣，一面回答：

「在……在那邊！」

黑暗籠罩着意外的世界，我看不見他，自然也不知道他指示的方向。

「不要怕！我送你回去。」

一面安慰着他，一面關上窗門，我真的準備送他回家去。也許是聽見我關窗的聲響吧，當我點燃起幾根紙煤步下樓梯的時候，那迷路的孩子又突然凄叫起來。

我打開大門，紙煤的火光剛沖開了街上的黑暗，一個光着頭，穿着破短褲，約摸十一二歲的孩子已經用那麼急速迫切的姿態閃到我的

面前，一面還在抽泣着，紅凍凍的圓臉上閃耀了淚光。我還不會停步，他却那麼迅速而又慌張地伸出他的手來，把我手中的紙煤火擦擦擦奪了過去。回過頭，連一眼也不看我，就向着街的一邊——黑暗的盡頭匆匆地走去。——在他一轉身回過頭去的一刹那，我僅僅看見了他滿面淚光中陡的浮起了一陣喜悅的笑影。

當我在黑暗中摸索着步上樓梯時，我真有點生氣：這是個沒有教育的野孩子，沒有一點招呼或道謝就奪去了我手中的火把。但正在這個時候，我的記憶里却又顯出了那孩子在淚光中陡然浮起的喜悅的笑影——這是多麼綺麗可愛的笑影呀！這笑影可不就是最有禮貌的招呼，最有價值的謝意嗎？我所損失的僅只幾根紙煤，而他卻獲得了光明和熱力而戰勝了黑暗中的恐怖。這滾滾的塵寰有多少迷路的大小孩子沉浸在深沉的黑暗里得不到半點光明和熱力呢？如我果能給予他人以火光，以燃燒他們的熱力，照破他們周遭的黑暗，那不是人世間至高無上的幸福麼？我想着，我的心房里遂燦爛地開遍了快樂，幸福的花朵。

回到樓上，我重行打開窗子一看，那個孩子高高地舉着我贈給他的火把，沖開了黑暗的包圍，正在寒風里向着更黑暗的盡頭昂然而遠去。而他剛才在黑暗中的笑影却又在我的心海上綺麗地浮泛了起來。

三四年冬于大埔

三五年夏修于羊城

牛

荷林

你，吃草的東西
 肩負着世襲的木柵
 還拖着犁
 長期的掙扎着呵
 長期的忍耐着呵……

多麼的堅硬呢
 這結實的土地
 多麼的肥美呢
 這黑色的泥土
 你拖着犁呵
 把泥土翻開
 把泥土翻開

你，吃草的東西呀
 好辛苦地拖着犁
 向後揮着向前拖呵
 喘着粗氣四腳發抖
 可有誰來同情你底抽噎……

你又解開了土地的内衣
 把疲勞的汗珠和汗珠
 把眼淚和上串串望不見的生命底血絲
 把熱色的理想和希望
 都滴進去呵
 灌溉下去呵
 灌溉下去呵
 投寄下去呵

阿菊——秀春

——一幅僑屬苦難圖——

勁風

阿菊來到這里已經有三四個月了。
 生活的豐裕，把她改變得更加肥胖更加美麗了。但是她的性情却變得那麼沉悶，和懊惱，她底內心像隱匿了一件不可告人的秘密似的。

她常常避開了擾攘的人群，孤單的留在房子里。揭開綠色的窗簾，迎着溫暖的陽光，眺望那寬廣的原野，遠山底浮雲，以及那張着破布帆的木船，行駛在兩條蜿蜒的綠色土堤中間的一潭褐色滾動的江水上，她欲傾聽牠日夜不息的悠揚奏節，來消解她心頭底悵和寂聊。往事像一縷飄渺的雲烟，在她的腦海里湧現：

她原來的名字叫秀春，這和她青春一樣美麗的名字，它不知陶醉了多少青年人……
 在韓江畔的一個村莊，村莊前面是一片嫩媚底田野，後面一片茂密濃密的荔枝林，秀春和她年青的丈夫，天真的孩子，慈祥的媽媽，飲着幸福的甘泉，渡着寧靜底日子……
 就在一個晴朗的日子里，秀春底丈夫爲了追尋胸臆的夢境，離開了她們，到那終年溫煦的南洋群島去……

這充滿着詩意的熱帶，不知送走了幾許人們的青春，流下了幾許少婦的眼淚！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了。
 每當特靜的日子里，或者是風雨交作的夜

晚，一種孤獨的悽愴，從秀春底心頭升上來時，立刻又爲小孩子底天真的笑臉所淹沒……
 戰爭在很遠很遠的地方猛烈的進行着。但在這偏僻的地方，就嗅不到一點火藥味，人們依然能够從批局的手里取得了僑款。

生活的車子駛在遼闊的坦途上……
 太平洋的烽火，把大批僑屬的生活迫上了斜坡。

秀春的丈夫從此朱掉了訊息，靠着僑匯過活的她們，現在只有將家中的傢俬，連秀春自己從母家陪嫁過門的衣服和首飾，一件件慢慢的從收買者的手里轉到市上去販賣了。

一次幾千百萬的僑款從某處匯到的消息，在渴望的僑屬中間傳播着，可是沒有一次能够成爲事實。不然，本地的數間批局爲什麼靜悄悄地連一張批信，亦沒有出來分發？
 飢饉的遍地撒佈在僑屬中間。

秀春的媽媽雙眼深深的凹下去，小孩子底笑顏再沒有在褪掉了少婦青春的紅暈的面前出現了。

然而，她們具有堅強底自信和希望，只要僑匯一通，滾滾的款項便像這江水一般的匯到；生活重新走上了盈裕的道路……
 於是，秀春家裏的東西終於賣淨盡了。就連這間棲身的小屋根底所有權，也賣給村中唯

我愛吹笛

翼坤

我愛吹笛

當煩惱交迫的時候

當朔風低嘯起幽思的夜里

當苦雨迷濛之日……

——這被人漠視的管兒

音喉是多麼嘹亮

怪離

尖銳，有旋律

像被生活鞭子抽痛了的歌女

唱盡了情愛

也唱盡了情恨

一個陰多深鎖大地的日子

我有着心愛的笛兒

——這隻正調的槍

在密支那原始的叢林裡

在八莫近郊的低濕地

我開始了戰鬥的生涯

我開始吸人類公敵的鮮血

笛兒經多次彈雨的洗禮

它底歌喉愈加響亮了

音階是分外銳利

彷彿各型強有力的尖劍彈

穿過敵人底巢穴

穿進獸性群底心

我記得

一的大地主，換成了不多的米糧進她們空虛的肚子裡。

但是她底丈夫仍然沒有音訊，像沉在海里底石塊，痛苦咬破她的希望。

就在一個冬天的午夜，秀春的媽媽在飢寒的夾攻下很慘的斷了氣……

在迫不得已的情勢下，秀春忍痛的把兒子送進村中的大地主的門第去，得了一筆款子草草做完了喪事以後，而秀春自己任命運所玩弄，一個新僱者把她作為繼承者接到這里來……

她現在底丈夫，是一所批局的東家，經過了新綠的孤獨生活，現在又陷進了青春的火焰中。他熱愛着她，給她命上了「阿菊」的名字，「秀春」從此不再掛在人們的口角了。

當批局的夥計，從很遠的地方運來了一大堆一大件批批的晚上，在明亮的洋油燈下，阿菊幫助着他們檢查批件，無數血淚交織成的和無數生命所祈望着的，在他們的手里一頁頁很快的閃過去。

忽然，一張寫着「秀春……收」信封映在阿菊的眼簾上，勁烈的筆劃，她熟悉是誰寫的，她幾乎發狂得驚叫起來，理智的明燈立刻在她的心理光亮了，她苦痛地遏抑着自己的情感，在人們不注意的時候偷偷地搬進自己的衣袋里，當店里的傭人們將一大箱的批件搬進了幽暗的內室里去匿藏時，阿菊便回到她的房間里來，顫抖地拆開了信封。

從這里面阿菊知道了她的往洋的丈夫寄批的次數，如果照他信里所說的款項計算起來，應該有八萬元的款額了。

眼淚迷蒙了阿菊底眼睛，她想起了那些和她有着同樣可悲的命運的僑屬，孩子的哭聲，媽媽臨終底慘影……

這真實底消息被緊密的封鎖着，除批局內人，外面連一點風聲都沒有……

於是巨大的批款，在東家底手里變成了大量的貨物，源源地滾進他的倉里……

在挨餓中的人們，不為死神擄去的，失望地踏上了流亡的道路……

市上貨價的飛漲，使批局的東家底大肚皮更加膨脹了。

晚上，當東家從外面喝得醺醺歸來時，睜着熱熱着獸性的眼睛，蹣跚着近乎擁腫的身體，像老鷹撲小雞般把阿菊壓在床上，一陣獸慾底滿足開始了，濃烈的酒氣幾乎使她嘔吐……

一個自己生活的受害者，一個大衆底死敵，現在都是她聖潔靈魂的蹂躪者！爲仇恨的憤怒所燃燒着，她大胆地握緊了鋒利的剪刀，對準他的喉嚨戳去時，剪刀從她顫抖着的熱熱的手掌間跌落到地面，阿菊爲痛苦的心里矛盾所煎熬着……

每當那些店夥從遠方回來時，陰暗的內室便給批件佔據了一個位置，阿菊便秘的竊起了一張批子，當他們底店東到發肥胖的時候，多少飢寒的人們走了死亡……

而在那一個晚上，眼淚洗着阿菊底面龐，可憐的孩子，慘死底的媽媽，無數的飢餓的影子在她的眼前湧出，像叫她們復仇一樣！於是，阿菊的性情便變得格外的孤僻和憔悴了，她時常閃閃吵吵的人羣，孤單地留在自

一個漆黑的雨夜
哨兵不堪勞累打盹了
笛兒還強瞪着

七隻圓潤的眼睛
向四野探望

敵兵一小隊

從林緣摸索過來

輕輕喚起沈睡的戰友

於是這雄赳赳的夜靈魂

終於拍實了他們青春的活力

敵寇屈降了

我們每人底心田上

像開出一朵自由花

我以勝利者底驕傲歸來了

帶着心愛的笛兒

帶着人們一樣的笑臉

理想不幸換來廉價的熱淚
我這來自凱歌異域的孩子
卻依然懸在塵寰裏喘息
笛呀，讓我縱情地吹罷
吹出我心底底怨調
不，吹出人們久渴的期望……

我想

寒氣不久要消失

苦雨將會揭出朝陽

因為它賦有永恒尖利的嗓子——

是宇宙光明的鐘聲

1938.4.10於羊城

己的房周里，佇立在窓前，遠眺那陽光下的原野，滿急的江水，遠山底浮雲……

一個靜謐的清晨，在她的房子里，發現了僵臥在血泊中的店東，阿菊却不知道逃往那里



李太君之死

仇石

深夜。

遠處的槍砲聲隱約地在響，山中的宿鳥，驚惶得東西亂飛，貓頭鷹引着尖喉嚨，在一株大樹上凄厲地哀鳴。雖然沒有雨，可是，雷聲電光，一陣在森林中轟响閃爍。一聲女人尖慘的聲音在哀喚「救命」，然而一會兒便又靜了。

待王李世賢散亂着長髮，滿身染了泥污與血跡，手提着腰刀，一手攙扶李太君，急急的打從山後走來。太君顯得很疲倦，立步，停一步，一緊喘息，夜恐怖得使人顫抖，因為是夏天，李世賢和太君都累得滿頭是汗，他們挨着爬上了上山的小道，走過森林，到了一羣亂石旁，李太君實在支不住了，就不自主地倒了下去，倚着一塊山岩。

李世賢把刀拔下，用滿是血跡的手一抹臉上的汗，咬着牙蹲身下去，一面把太君扶坐在岩上，一面無可奈何地安慰着：

去了。

第二天的下午，韓江底下游，發現了一個女人的死屍。

江水嗚咽地流……

一九四五，十二，三於韓江畔。

「伯母，這下不要緊了。好容易衝出了重圍，才到了這地方，哦！這是很清靜的地方，這會我們不要緊了。」

太君在望着夜天，聽得說，就低下頭來，嘆着氣。

「天真太熱了，口又渴得難受。從前在廣西，山清水秀，我們自己挑水，自己種田，吃得多吃得快。這十年來總算享了福，倒反弄得吃也吃不下，走也走不動了。」太君忽然想起了往事，不禁十分感嘆，一面帶恨的說：「早曉得今天還要逃難，當初倒不如住在鄉下。」

「其實，要不是滿洲官兵跟土豪惡霸逼得我們沒路走，我們也就不會在金田起義了。這本來就是拼生死的事！」李世賢忿然道。一面取下頭巾，當扇子給太君扇着。

太君沒有回答，只是用手摸撫着岩石，靜了一會，忽然覺悟似的抬起頭來，大聲的說：「呵！這是拼命的事，可是，如今拼命的

海的懷抱

葉楓

久違了，親愛的漁夫
我又重見到你們
結實得鐵柱樣的臂膀
古銅色的面頰——

你年青的閃光的小伙子的面頰
你飽受風霜的蒼老的面頰呀
你面部與一個表情
你面部與一條生活的綉紋
我都這樣地熟悉
我都這樣地親切啊！

我回來
我馱着一個異樣的心情回來
回到這個
被蹂躪過的荒涼的海島來
我嗅到海的氣息
我彷彿嗅到恥辱與仇恨的感情
和過往的日子——
這海島過往的幸福的日子啊！

我愛海
我愛這海溫暖的低唱
我更愛這淳朴的漁夫們
我更愛這栗色的帆
我懷戀昔日搖槳撒網的生涯
我懷戀昔日的伙伴
——那海之子呀！

時候到了，你怎麼不去打仗？老跟着我幹什麼？

李世賢吃了一驚，趕忙垂手應道：

「大哥帶着全部兵馬去打仗了，留我伺候你老人家。」

說起忠王，她又想起了她那孝順的孩子。十多年前他還只是在廣西燒炭，可是這會，他總算封了王，在帶着兵馬跟敵人拼命。她原不想離開忠王府，更不想離開南京，可是兒子給他送出來了，而且還派了姪兒侍王保護。這一會衝出了重圍，生命原不至再發生危險，然而大事已經完了，跟耗子似的東躲西藏，半夜三更跑到深山里來，人倦得要命，水又得不到，真不如痛快死了好，實在，她已經不能忍耐下去了。

李太君想着：自己已經老了，要一員大將保護着，對於國家，實在說不過去，她可以死，而李世賢，更必須回到隊伍裡去，找着兵，打仗！

「世賢！」李太君喊：「我要你趕快離開我，你是個將軍，你不應該離開你的隊伍，你走，趕快走！」

李世賢正涼乾了額上的汗，接着手立着在養神，聽得太君叫他走，心中陡然一驚，渾身出着冷汗，一面勸道：

「伯母，這樣的時候，這樣的地方，我怎麼離開您？土匪，潰兵，毒蛇，豺狼，隨時都可以出來傷人，在這種情形下，我怎麼能忍心走掉？我將來怎麼能見大哥的面？天快亮了，我背你奔過這山，等您安頓好了，我馬上就去打仗！」

太君沒有說話，雙手抱着自己的胸口，站起來望着四圍。

「世賢，我口裡乾得跟火燒一樣，你到山去看看有水沒有？」太君望望大上已沒有了，下雨意難地搖着頭說。

待王倦得已答不出話，點了點頭，向四周望了望，就打算走下山去。

「等一等！」太君忽然又把他喊了轉來：「你扶我上山去看看。」

李世賢的眼光從山徑上望了上去，口裡小心的說：「上去太費力了，就在這兒望望吧！」太君沒答話，倔強地起身就走，待王連忙過去扶着，一面喃喃道：「我想，要是站在高高的地方，一定可以看到天京。」

「太遠了，天亮的時候也許能夠看見那邊的樹木。」待王低着頭，思索着回答。

「我還想看看我們的家鄉。」太君的聲音低得簡直像夢囈。

「那更遠了。自從出京以後，我就連想都沒有想起過。」

太君長嘆了一聲，喘着氣，去到了山頂的小廟前，用雙手擦着眼睛問：

「天京在那裡？」

「對了，那就是天京。」待王望了望四邊的遠天，指着右方說。

「啊！那就是天京，那就是我們住過將近十年的地方！」

「現在我們離開了。」

待王也不禁感嘆了起來，太君則更為悲痛，沉了好一會，她踉蹌的走向廟左去。

「伯母小心點，這下面深得很，聽說有很

親愛的伙伴們！

我回來，回來投到這海的懷抱

投到這海底溫熱的懷抱

我可以再和你搖槳，撒網，和扯鯉

讓我再駕上你的船

隨着海波駛出去喝一口海風吧！

這海灘

這海灘，是漁民的家

簇聚着他們用粗糲的手搭成的「木棚」(註)

像腐肉上的蛆虫

狂飲這海灘

這海灘，這洋溢着臭味的海灘

沒有金砂似的砂粒

沒有美麗的貝殼

沒有椰林的月夜

沒有金色絢麗的鸚鵡

這海灘，曾經是一座屠場

曾經掩埋過年青的伙伴們的屍體

曾經丟棄過富家女的流血的標體

這海灘，曾經唱過海底憤怒的歌

我不只愛聽海底幽幽的低唱

我更聽海底憤怒的呼嘯

這歷史的洪濤

這世紀的交響樂呀！

這海灘，有漁夫們深深的濕大的腳印

今天我踏着這腳印

去找尋那溫暖而愉快的往日呀！

人從這裡掉下去，就再也救不上來了。」待王趕緊去扶住，連連的勸止着。太君並沒理睬他，須是望西南方天的盡頭目語着：

「那一堆雲的地方，該就是廣西了？」

李世賢點了點頭，心裡似乎很悵然。張望了好一會，太君才在廟門口石欄上坐了下來，一面顛聲道：

「我在這兒歇一歇，世賢，你快去找水！」

李世賢遲疑着向下去，一面不放心地不經的回頭向山上望，還沒有第二層，太君就已站了起來，巍然地立在崖前，大聲的對待王說：

「世賢，你要是還能見得到你大哥，你就叫他安心打仗，他的母親早已老廢物了，活着與不活一個果實而已，以後不必老記在心上。」

說着，就縱身向廟旁的深岩一跳，李世賢跑下山嶺，想拉，已經來不及了，往下一看，知道已不能救，就瘋狂似的驚叫起來。

「啊！天啦！」待王哭泣着，在廟門口倒了下去。

遠處，槍砲聲還隱約地傳來，南京的上空起了緋紅的火光，森林裡的宿鳥亂飛得更厲害了，四周响着悽厲的狗吠聲。

三月八日是婦女節，在這個節日的後數天，我發現了萬千婦女大聲疾呼「提高女權」的文章，有的，更激烈得大喊：「叫婦女回廚房去者殺！」

我不說婦女應該回廚房去，可是也並不贊成男人們躲在廚房裡燒飯，「提高女權」並不是如南方日報副刊黎明裡，又名君所作的「寫給男人們看的一」文中那位小姐所云「湊湊熱鬧捧捧場」那麼簡單，「男女平等」是應該從實際上去做的，於是我想起了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的那位賢母。

去年我讀過一本「太平天國全史」，其中曾提到李太君之壯烈的死，那時我就想到：我們的婦女們所知道的榜樣實在太少了，木花蘭是女中偉人，孟母李太君何常不是？婦女要立奇蹟並不一定要跑上戰場，而像太平天國的洪宜嬌一樣，則反易促成走上婦女滅亡的途徑！因而，我就打算寫寫關於李太君之死的歷史小品。

然而因為沒有參考，我的念頭終於被擱着。

前數日，在朋友處借到了一本歐陽予倩先生所作的五幕劇「忠王李秀成」，其中也提到了李母之死，寫得很刻，却正如歐陽先生自己所說，只可上演，不能當小說讀，而這篇長長的一劇，上演起來，李母之死只一小節實在不易使大家引起注意，於是我便下決心寫「李太君之死」的念頭。

有關太平天國的書籍中，我化了三天的時間，仍是找不到一點兒材料以作參考，因此只聽大部根據歐陽先生的劇本改作，未能商得歐陽先生同意，所以只得在此敬致歉意。

一九四六·三·廿五·雨夜·杭州

附 記

黑色的靈魂

黃學勤

——澳門生活的斷片之二

離開M.——之後還不到半個鐘頭，我已揀着幾個歹徒，其實我把他們喚醒，因為他們還在辦公廳裡睡覺，通通睡在那兒了，除了頭領。他麼？我終於查出他的所在，他到二寨去宿娼，這他叫做「謫仙姑」，我愛。「這消息是一個歹徒告訴我的，是一個雜色鬼告訴我的呢，他是我們這批歹徒的司機，他說：

「昨晚我送阿拐到了二寨之後，我順便把汽車駛回這邊，現在牠放在門口，如今我坐汽車去同他回來商量好不好？怎樣？」

然而大家以為這是緩不濟急，不够快，不如一起坐汽車去找他，才能够趕上五奶，我們終于一行七個歹徒地獄放假似的朝着門口邁步，啊，是的，放在門前的塔石下的當然是我們的汽車，然而，可怕，誰在想偷牠？因為卜卜地車響正在放白汽。

「呵，捉賊！」一個响亮的，尖銳的合唱，同時大家拔腿就趕，這使得叫喊人更尖銳，更响亮。

「O？你們着了鬼魔？」另有兀誰在叫，同時打車頭那兒馬上探出一個頭來，這使他們嘆噓地大笑。

是的，一張這樣的怪臉，誰也不會錯過，活像撒旦掛在一個高巖上面，正在那兒挑釁，鬧禍。巖巖已給寒氣侵蝕得那樣禿光光，赤裸，不毛，巖身下面却疏疏落落鋪上黑黢黢的蔓草，瞧下那個鼻子：扁扁的鼻尖，彎彎的，紅腫的鼻梁，好似一條蟒蛇掛在那個高巖的中央，一顆黑痣凸凸地飾着鼻梁的上部，如同一頭野鹿剛剛給嚙進了蛇肚。

「早安，阿拐，」大家又共鳴，合奏。

「早安？是不是你們要造反，你們這批膿胞？別來打攪我，別來，我得馬上去發一注大財，」

「你去發財阿，拐？是不是你另有一個奇遇？」一個歹徒在叫，他名喚比目魚，因為他盲了右眼，他的左邊的本陽穴却點綴着一個瘡痕。

「那是再好沒有了，阿拐，」比目魚往下說去，「你去發的是什麼橫財？我得把你的跟我們的比對一下，那不是很有趣？」

「迎，我的和你們的比對？或者就和你們自己吧，那真是怪了，要是能够比對的話，膽胸當然不是謫仙姑的敵手，她戰勝我：這是理由。剛才我倆擲骰子游戲，作樂，她賭得我七零八落；我把身上所有，連一張十萬塊錢的仄紙，連金錶，胸針，自來水筆，連鑽石戒指，通通全輸給她，全輸，如今我去趕注。」

「你說得不錯，阿拐，我們六個，另添六個偉丈夫，恐怕也非她的敵手，她真是歸狐。」

說得一齊大笑，說話的是一隻「扁的斗洞茨姑。」因為他的嘴臉，尤其是兩額儘向左右給撐開，他的窄窄的額頭上面垂直地咧着許多刀痕，如同放在砧板上頭的一隻斗洞茨姑被誰用力把放扁的菜刀迎頭一拍似的。

「你真是愛之聖者也了，阿拐，嘻嘻嘻嘻，你給她愛多少，你當然希望拿回同樣的愛，如今你給她寶石與錢財，為什麼不應該把牠要回呢？可是，今天是假日，銀行好似不開市，而且昨天你已把你的存款提了精光，是不是？」

「O？對，阿姑是對，阿姑知道我的愛是怎樣惡毒，赤熱！他知道我肯為謫仙姑犧牲一切。然而，我是代表公道團，我得做個模範，公道應該是一來一往，有輸有贏，拿去的得馬上送還。好了，今天我可收到我的舅父由美洲金門匯給我的一大筆款，我打算把牠買一部最新式的

「魯魯魯汽車。好，好，你們該得原諒如今我去賣這輛破舊的福特。」阿拐最後這一句話惹起一個大騷動，一個大騷動，是一些科學玩意的烟火之類的爆炸吧，因為噴射到上空的是些個字兒「又尖銳，又刻薄：『如今車可以不賣了，阿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們一塊兒趕往。』不是笑話。」

雜色鬼搶着迎上去，嘴巴湊近阿拐的耳邊，喃喃地低聲說了幾句，阿拐也立刻哈哈地自己嘲笑自己他左手扶着拐仗——他來得很突兀——一暗啞已由車頭跳出來。出來之後，他只剩一隻右腳，那是穿着黑得光閃閃的黑珠皮鞋，和草綠色的噱噱褲子，和一條飾着銀的皮帶。上身穿着紅裡帶藍的薄絲絨的飛機短衫。如今他和阿拐爬進了車廂，如同丈夫和太太，我們也跟著上車，一下子車已動身去追趕五奶。車：它是一輛小小的圓球，可是很骨子，很適用，如同五奶的腳和襪，座位也不少於八，本來牠是油漆茶褐色，如同新製的烟土，現在牠已經是Old color。牠飾着一點點黃泥和一抹抹的煤烟，并且圍上一道一道的白綫：這因為牠開了滿身的洞孔，這在朗爽，明艷的晴天之下反光，就顯出上白色相同，我說座位不少於八，其實不少於九，可是車廂裡頭坐了兩個多徒之後，一點空位也沒有。司機傍邊坐着一個多徒，他名叫混蛋，兩個多徒坐在車的左側的腳踏板上。我却獨自蹲在車的右沿，雙手緊攀住車門。還有一個呢？他是坐在膠輪上頭，他反手挽住車蓬，斜斜地，穩自在地坐在車門後守望狗。他是一個胖胖的矮子，他的粗而短的四條腿走起路來，使得他的身子左搖右擺，如同差利卓林在演講畫，又如同一隻打他時蹦蹦跳跳的鴨。他有一張頗齊整的方臉，然而缺了一個角，真可惜，那是下首左邊的。他的眼珠像金魚，並且斜視在一邊，如同不顧守望，只顧跟女人使眼色，通暗號，傳私語，又如同一個頑固的學者老是把眼睛釘在後面，不停地在向前猛烈的時代的輪子把他往後拉，往左一擺，他的眼珠，就凸了出來，並且歪在一邊，好！我們怎麼去追趕五奶，志存？這個你問問司機。他是個雜色鬼。是的，除了黃色之外——他頂不喜戴眼黃色連在一起。什麼色他都在炫耀着，他戴他戴少戴了四種，他的頭髮就有紅白黑棕，他的臉也是白裡泛紅，撒上了黑點點的黑棕，如同你把潮濕過久糯米春粉弄糊，上面撒滿了黑芝麻那樣好。他的棕種呢！你瞧下他的左手，他的拇指與食指是那像油

油，如同他像根根棕種若他憎恨臭虫，就把特夾在指間下死勁地把他擠爛，他否認他的黃色血統，可是他一開口說話，他再也不能遮瞞了，你瞧下他的牙。他種了右手，這個却能够扶持住機輪，他的左手就給牠向左向右隨意滾滾，滾得那像神化，個熱，自由自在，他駛車永遠沒發生過意外。不錯，有一回，車正在爬過一個山麓，一個峭壁，車的左沿剛剛回下，兩個多徒蹲在一邊，失了平衡，這也罷，不要緊，車門却沒關好，打開一條縫，他倆往下面去，四隻手趕快攔住車門，但牠不識趣，也跟著走，他倆又拼命扯，車就勢往下下一斜，連人帶車快要打滾，筆直地快要滾到坑底去，滾成粉，沙沙，沙沙，沙沙，……！雜色鬼突然張口一擡，他的兩排黃牙已夾住幾根竹枝，並且拚命一扯，車就恢復了平衡，再也不斜，這就把車扶正，給牠安定，跟着又是一個大爆炸，一陣哈哈哈哈的狂笑，原來當時在車的右邊，在峭壁的上首，雜色鬼許多灌木，松，檉，苦槐，紫荊，嫩柳，枝幹樺木，松葉蔥蘢，翠綠，裡頭並日夾雜着一些蒼翠竹，車正在駛過的時候，掛在半空的柔枝，和歪斜地站着的風曳的嫩柳的梢梢，就隨風而發生摩擦，這就彈出細碎的響聲：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雜色鬼下意識地，驟然瞥見幾根竹枝仰頭在車的邊沿窺探，他就一口咬住了他們。這樣一來，他終於博得這頓喝彩，以後，因為安全，即為保持車門平衡起見，蹲在車左沿的兩個多徒，其一身所謂「浪裡沉洋」，因為他的鼻子陷沒在險巖裡邊，只剩下兩個朝天鼻孔高高地凸出在外面，如同一隻洋船給掩埋在海底，只露出兩個朝天鼻孔，如今他自動地並且不聽阿拐的提議，索性爬在蓬面，兩腳架在守狗他的兩邊的肩頭，背脊向天，伏在車兒睡覺，兩隻手緊緊抓住兩蓬面。過了七八分鐘，車已在飛跑空中，平空捲起一陣嗚嘈，是阿拐的伴作吧，他似乎在播送情報，原本車廂前而並沒有遮擋，前面有山什麼都看得見，正所謂春色不關。

是的，他在廣播才他瞥見了一部藍色的結繩水鴨車着了似似閃過前而兩個高聳的夾縫，一浪裡沉洋」也在蓬面應道：

「對，這我也見到：「確有一輛汽車 過前而那個夾縫，並且像隻水鴨，縮頭縮着，隨波漂蕩，若轉蓬，但不具藍色，却是雪白，却是月色溶溶。」

這就惹起一陣嗚嘈，嗚嘈，這個說要是水鴨，也該是藍，那個說牠

不似水鴨，却是藍色。又一個說也不像水鴨，也不見藍色，却是紅滴滴。司機却說他並不自有汽車駛過，末了，只得由阿拐決定，他主張開足馬力追趕，不管牠是鬼是倭。

繞過一個山嘴之後，果然望見，擺開在我們的左邊。儘是一起一伏的崗嶺。如今沿着牠們的左側，曲曲折折地沙塵接連飛起，這在我們真是一些美觀，如同世界末日，衆鬼們聽見無罪的宣判，個個快活，個個喝采，開足馬力追趕。這道不斷地拖長過去的塵烟，轉着轉着。蜿蜒蜿蜒，不多一會兒，已轉到了這排山崗的尾尖，如今坐落在我們的右邊，在這兒果然閃出一輛汽車來，我的老眼識不穿這層烟幕，這把塵遮，辨認不出牠是什麼車。可是歹徒他們什麼都肯賭，賭到五奶的指甲，他們說他們看見一部藍色的縮睡水鴨。一下子，又拐一個彎，車又迷大了，春色已給關在萬疊的矮嶺與小山。

我們趕着趕着，我們的車似乎也望見了水鴨和野鴨五奶和她的可愛的，濼濼擦過穿透的指甲，車比我們尤其快活，尤其着急，總之，牠是輕鬆，起勁得很，一下子，牠也拐過同一的彎。

「呵，五奶！」我們幾乎這樣叫了起來。

是的，在一個小崗的背後，是一塊空地，展開得很平整。很廣闊；富有詩意，因為五奶也正蹲在車的輪子傍邊給牠修補，給牠注射機油，她也披上一頂白帽，帽是白，不錯，可是有過一些改變，牠已不是草，只是一頂白頭巾，她掉轉頭來跟我們陪笑，跟我們陪着一張又光艷，又纏綿的瓜子臉，她却不是五奶，只是一個大天主教堂的尼姑，或者是一個神父的太太，她那部車和縮睡水鴨是一樣骨子，然而雪白眩眼，車臂又飾着一個鮮潔的，骨畫韶秀的紅十字，傍邊的小玻璃窗後面掛着白窗紗，牠稍微打開一道縫，裡頭露出一個金質的，披上滿身花鳥人物的彫鏤的咖啡色棺材。

「小姐，你看見一輛藍色的縮睡水鴨車嗎？」阿拐操着流利的英語問她。

「Oh！看見，朋友，嘻嘻嘻，」她笑迷迷地答道，她的左頰泛起一個梨渦，白裡泛紅，真美好。

「哈哈！小姐，多謝多謝，牠剛剛打這兒溜過吧。」
「是的，很可能，但我不知道，我剛剛趕到這兒啊，一盤鐘以前我

在右邊看見一部藍色的縮睡水鴨車，打我的旁邊往前駛去，我的車正在準備開，那時候是星夜。」

索葛更們雖然神靈廣大，却拗不過一個文魔鬼，如今我們暫付魂魄儘給她勾攝住了，一個個正在陶醉，隆隆隆，這時，由前頭那個土崗的尖嘴，閃電似的閃出一個蓬蓬的貨車來，裡頭裝滿了軍隊。幸喜紅色鬼還算機警，他立刻叫車往上一拐，終於沒有跟貨車碰撞，可是這樣一來，一半的福特就高高昂在路邊，牠的頭兒歪斜地掉在我們右手的一塊水田上面，這時剛剛有一個孩子，有一個模樣可有八九歲的耕戶小童蹲在田邊工作，他還正睡眼惺忪，他左手挽住一個竹籃，今晨他早早出來瞻野同搖菜餵豬，摘取那發生在田邊的茶，麥，芥藻之類的野菜，如今他瞥見了快要發生覆車意外，他瞥見了福特打出邊亂竄亂撞，他趕快躲閃，他好生着急，心慌，他也亂撞亂碰，左跌右撞，終於連八帶籃，一咕咚打田巖滾滾下來，還好田巖不高，這一跌不見得怎樣了不起，他的皮膚，手脚，各部分都完好，可是，上一身的泥濘，污水，他于是一大哭大嚷，呢詛我們，呢詛他見妖，撞鬼，Oh？是的，志仔，小童這句話應該使我們慚愧，應該使我們悔罪：因為教主說過：你們小孩子是天國的靈光，是靈魂的生命之火：你們能夠救活了已死的靈魂，使牠靈光普照，能够使久已熄滅了的良心再度燃燒，活潑地，強烈地燃燒；怪不得，我們很久忘記了坐在司機傍邊的混蛋，如今他却不見得怎樣混却不見得怎樣遲鈍，愚蠢，小童這句話已救活了牠的死靈魂，他喚做剛開了的沙丁罐頭：你攔攔在一罐沙丁上面的環子，你把那個鐵釘，一捲一捲一捲，你就捲成一捆歪歪斜斜的螺旋，罐面也露出一道縫，白白的，黑黑的，紅紅的，攤開一道光帶似地濃淡有致色彩。如今混蛋他的左側上臂也有着同樣的歪歪斜斜的一捆，嘴脣上面也打開一道縫，白白的，紅紅的，黑黑的，有濃有淡，有深有淺。是的，混蛋眼兒了可憐的，早起摘菜的小童白白吃我們的虧，無緣無故賺得一身濕泥與疼痛少不免大為感動。他于是落車走向巖底下面去，要給小童賠償損失，要獻給他一罐沙丁魚。

「真對不起，小孩子，沒有跌斷你這雙小脚吧？別哭，快來，拿這小小的禮物去贈給你的媽媽。」跟着又是一陣哈哈哈哈。

他獻出一握流通在澳門市面的雙毫銀幣，一隻隻儘是雪白，鮮艷，

整齊，好似剛由魔鬼他們的靈魂的瘡口滾滾，滾滾，滾滾出來的雪光炫爛的血輪。

小童快快伸出手來拿錢，可是混蛋又換過左手來，牠的手掌心托住一塊黃黃的瓦片，他說：

「啊，不錯，幾幾銀幣，真是不成半體，真是失禮，真是失禮，這兒不是一些黃金嗎？小孩子，乖，快拿快拿，」

「你說什麼，志仔？這是怎麼樣的一個侮辱？不，不，我們覺得這是瓦片，因為我們儘是庸俗，因為我們的眼儘是肉，小孩子是天國的靈光，在他們的眼中，這似乎不是瓦片，却是金鎊，如今小童卻泛起一臉笑意，如同一朵鮮花還帶些露水，把左手揩乾眼淚，他的右手接過了瓦幣，小嘴快快活活地說道：這好似念呢捉鬼！」

「嘻嘻嘻嘻，多謝多謝，好夥計。」
混蛋剛剛爬上了田巖，剛剛打田巖上面站穩腳，好生快活地正在哈哈笑着，忽然聽見誰也同他一齊在哈哈笑着，並且哈哈出下面的話：

「真高興，好夥計，哈哈哈哈讓我來助興，讓我來作陪，讓我謝謝你這歡樂的一杯，唉，是的，禮節有往不可無來。沒有誰能夠像我這樣領着，欣賞你的黃金的贈與，請你接受你的小朋友他的小小還願好意。」

混蛋剛剛回頭看誰在叫，剛剛回頭去接受誰的贈與，誰的歡笑，誰的一塊黃黃的瓦片就打他的面前飛過，唉，他連忙把頭往後一擺，好在還來得快，瓦片沒有打中他的頭，可是那捆綁的尖端，已跟瓦片一起飛跑，鮮血也渾渾汨汨地在滾沸，在湧出，在湧出了他那個傷口。在一陣騾亂，在一陣哈哈哈哈當中，阿姑搶着說道：

「哈哈，真骨子，好詩，混蛋捨不得變毫，小孩他的媽媽如今領受到一罐沙丁魚也好，」素安靜默的守望狗現在也來湊趣：

「好？這樣出色的禮物？這何止是一罐沙丁魚，牠是混蛋的心血；媽媽應該知道愛惜：這樣鮮紅，這樣赤熱。」

「捨不得變毫！」這似乎是一些特效的祛除怪吝藥膏，你看，志仔如今混蛋還不是天良陡發，覺得慚愧對不起天？還不是在掏腰包，再來跟小童花錢？因為他突然探手于懷，但是阿拐——他對於混蛋這樣做作的解釋就和我們不同，他覺得事體是頗嚴重，他厲聲斥道：

「噤，你作什麼？混蛋，混賬！想要這樣混賬的一套？這兒有的是

村落，漫山遍野都是村落：你這樣做伴：你的一响槍聲已夠致我們全體

的死亡。」
混蛋果然乖乖地把手掏出了懷裡，雖然沒掏出變毫，却也空着，卻是佛手，因為已放下屠刀，他又悄悄地爬回司機傍邊，車也卜卜地開走，我們回頭，還望見小童向我們做鬼臉，真是一個冤氣不息的小鬼，高高地飄蕩着小拳頭，向我們示威。

廣州雜誌權威

新時代月刊

第五期要目

主編人：廖天鳴 發行人：謝鶴年
從北平問題看共產黨：高寒
斥解日報「蔣介石」駁論：雲屏
中國共產黨的鬥爭：心為
論政黨與宣傳：陶林英
共產黨與民主：陶林英
民主政治之後失與中國政治前途：陶林英
民主與教育：何心石
美國的民主政府：沈濤譯
民主思想導師——盧騷研究：吳康
認識蘇聯：李言
小玲
山大王
（其他文章多不及備載）

本期夏季特大號零售
五百元

嚴明主編

新批判

評論的新權威
文壇月刊

八天百載
天上天香
太上皇香視
廣州海珠南
電話一六三一七

新一集合訂本
定六月底出書
每部收二千
全收僅二百冊
欲訂者請從速

文壇月刊

不倚老賣老，歡迎外稿，只要文章好，稿費必提高。本館求求本老，每戶費收一元，以直接定戶為限。文壇月刊啓

金陵的記憶

李國強

淒涼的晴空，該早已飄起了溫馨的和風吧！但，石頭城的二日梢却依舊這般嚴冷得叫人心顫。

同時並肩在三步兩橋慢慢踱着，這是我所熟習的地方，我能清楚地數出那些不平滑的石塊，連那上了年已的枯禿了的古樹，也是在記憶中漸漸的，每天寫着解脫離離地寂寂，我們常是這般在這荒涼的街頭聞蕩着，從南到北，再從北到南，走着永遠相同的碎石路。

太陽的影子緩緩從西邊隱去，落日紅艷的餘暉緊緊繞住眼圍，怪撩亂地街上靜悄悄的，祇有遠遠地從古林寺傳來陣陣悲切寂寞的聲調。

時來這石頭城還是半月前的事，半月前，我接到她蕪錫寄來的一封信，小張她在母親面前是給製造了許多流言，那自然是不幸的遭遇，至今偶然一想起來，蕪錫的可怕字句似乎又在腦中甦醒起來了。

「……是甚麼醜惡的噩夢啊，然而這夢在我畢竟體驗着了，而且一切又是那般真實地。」

小張，該還記得這個人吧！以前我一直同你提起過，你們不是時常還晃着面，外表像是一個多麼誠懇的青年人，然如今他竟在我母親面前造了許多謊言，若不是岑婆子今天告訴我，一輩子也不會明白是他幹的。

你大概怎也想像不出我母親叫我進房子的時候，面孔鐵青的，嘴脣也發着抖，我真不敢相信那是一向慈祥的母親竟變成了這樣。她罵你是浪子，料你沒出息，而且又罵人匹馬的來自南荒，她爲了愛我，決不肯將她的愛女丟下糞坑。

我哭着，我掙扎，都沒有用，大概下學期也不能再到你那處繼續求學了。

春雷爆發的日子，天空劃着無數的閃電，轟然的雷聲喀拉拉地響，一切像都要毀滅了。一個人痛苦的活下去也沒有意思，我却羨慕到死，讓一切鬱結的愁恨都來個終結……」

我接了蕪錫的信，一遍一遍讀着，我的眼睛迷離着淚水，我的心底感着像這小城特有的嚴寒，我顛倒地倒在臥塌上。

我寫了一封婉轉的信我對蕪錫來這裡繼續求學。

蕪沒有使我失望，在一個細雨濛濛的日子，悄悄地來到石頭城，拖着「一身旅途的困憊同一支破碎的心田。」

寂寞的時候多了個伴侶，但別離的滋味更加加重了。

蕪變了，比前沉默得變了，老是低着頭。像在凝思點什麼。

我們談話的時候極少，難堪的沉悶壓在心頭重重地，有些時候，我儘力說些無稽的笑話，蕪凝神地聽着我，臉上顯過一些困惑的笑，但隔不到一陣子，臉孔又做先前的黯淡了。

我深深感着無限的惆悵，但要使蕪歡樂的決心，卻未因此而動搖。我的心頭顯上另一思念，這思念其實是早就有的，但一憶起她母親，我又強將它壓下去。

半月來我是這般默默地忍受着，讓理智與情感作着劇戰。

今天，在傍晚的街頭，我的心緒是顯得如此紊亂，忍受不住那多日的艱苦，需要將積壓的苦情發洩。

于是我開了腔，聲音是微弱而顫抖地。

「蕪！……」

不辭地注視着我。

「蕪！我想……」噙着，吐出了兩個字，又把話咽在喉管裡了。

「你想什麼？」眼色帶着奇異的情調。

「我要達成我們多年來的理想，我要使你快樂，使你更勇敢的活下去，我意思是說，我們能夠永遠在一生活就好了。」連自己也不信任地，竟將這潛思已久的話語說出來，我聽得出我的聲音在寒風裡打着顫。

蕪懸着無神的眼低下頭去，街頭冷風作着更瘋狂的呼嘯。

沉默在中間生了根，夜晚的黑影愈益濃厚起來。

晚間，清冷的上弦月光從窗櫺中進來，刺的門板在振動作響。遠處有野犬陰厲的狂吠，遠處的鐘聲過荒郊古剎的暮鼓，但這一切聽起來都像帶着無限的淒涼味了。

黯淡的燈光下，我和蔚又在美律咖啡館裡默默的對照着，輕輕的音樂帶給人們的是無限的思。

「蔚，你能原諒我昨天的愚昧嗎？」吃力地迸出這幾個字音。

「不，我沒有可原諒的地方，你是天真地……」

沒能接着說下去，憔悴的眼角上多了兩顆圓珠，在燈光中映得晶亮，蔚伏在桌子上，長柔的髮絲零亂地披覆着。

「蔚，你不要這樣，我雖過得利害，我想不到其他安穩的話語。」

「你太年青了，還不知道社會上的一切……」抬起頭，說出這幾個字，蔚抖的聲響裡迸發出過去半月中所體驗的傷感，悲憤，淒涼，在空氣中散出去，像一根鋒芒的刺，兇狠地戳着我的心口。

「你被我擾亂了吧！」

「不，沒有什麼。」

「但你的面色沉得很利害呢，答應我笑一次吧！」這次細柔的語音裡充滿了愛，也帶着無限的悲愁，她的臉像雨後的晴空顯得明朗起來，眼睛發着亮。

我亦從陰霾的臉上飄過一絲笑，這笑是從心裡笑出的……

平靜的日子也像湖水一樣的靜靜地流……在一個炎熱的午夜，在火車站我擠上了到南京去的夜車，第二天一早，車子就抵達下關了。八月如火的燜陽還未透露出它底陰威，一記起我半月前匆匆的來到上海，事前連蔚也沒通知，心頭懸着一種深深的歉意，但似乎又想起了什麼，於是我坐了馬車趕到她的家裡，我穿着清晨輕快的步子走進她的園子裡大聲地叫，但沒有回音，整個園子靜靜的，祇街角傳過梨子的叫賣聲。

我做過了鐘棚，走進屋子去，裡面也靜靜地空虛到一點東西也沒有，這用懷疑嗎？事實很明顯的展露在眼前，蔚躲着我走了。

失望，憤恨，我猜不透蔚是幹什麼玩意，我想，她至少有點過份作弄人。

頹然地走出了這屋子，跑到後湖去，無聊地獨坐在湖濱，忙忙的聽着那湖邊紫金山，讓心靈沉緬在無極的幻想中。

一年，兩年，……一個漫天飛着雪花的冬日，我又到了上海，無意中在靜安車站遇見了蔚。她約我明天上午在赫德路學校裡相會。

清早一陣冷風迎面拂來，不禁打了個冷噤，一瞧，原祇穿了上衣，連披大衣也給遺忘了。

她送還給我一本紀念冊，和一封幾年前她想交給我而沒有交給我的舊信，粉紅色的信封，已褪了色。我瞧那紀念冊：過去——是死了，它不能使你傷心痛苦，將來——是永不會完的，誰也不能預料它，努力你的現在才是——所要做的工作。我會笨地拆開那封信朝下讀，一些簡短娟秀的字跡躍到眼簾裡來：

濟：

今兒一早，我經過你的屋前，我見你的門還關着，你一定還做着藍色幻夢吧！本想進去叫醒你，但想着何必驚動呢！記憶中留着你永遠的爽朗也該珍貴的。

我相信你一定會感覺到驚異，甚至感嘆我。你詛咒我吧！我本是該詛咒的，但我又應該向你怎樣解釋呢？

數月來，在這恬靜的石頭城裡，我只覺會是佈滿了傷痕的心靈比較地獲得了療感，我更應該謝謝你這幾年來的照拂，你使我快樂，又使我增加了無限的智識。

但不幸，這世界為平靜的心潮又在又激動起來了，這不安的由來，是不用多費唇舌來說吧，我留在這裡，對於您，對於我，都會引起無謂的煩惱。

我是一個平俗的人，我沒有勇氣跳過環境的支配，我悄悄地走了，我不用告訴你我去什麼地方東南，西北，往海洋，或山邦。

我欣幸能認識你這樣一個誠懇坦白的青年，你的影子將永遠蕩在我的懷念中。

望你能愉快的活下去，別讓情感支配了。 你的蔚。」

我細細咀嚼每個字，牙齒似乎也是苦澀了。

以後我們就沒有見過面，聖誕節前的一天，我也懷着一顆悵的心情離開了上海，蔚祝福我的話並未能辦到，我一點沒有變得愉快，相反地，我更加憂鬱下來了。

五月十日

編餘隨筆

自登出啓事徵求本刊以來，到現在所徵得的僅有最近三期，但在出版地數經離亂，且會遭淪陷，當時又是那樣緊急，急逼到無數的人連自身最重要的器物都不及疏散，而胡先生能够將本刊帶出，慷慨送回，這一種愛護的真情——較諸我們編輯同人尤為備至的真情，使我們非常滿意和感激。

傳聞在戰場上陣亡的兒子一旦歸來，他的母親該是怎樣的歡喜？當我們收到了徵回本刊的時候，心情就和那戰士的母親一樣。

可是，欺騙以後，便湧起一串憎恨的哀悲，因為重讀到三年前本刊的編後記的一段：

「……廣東實在是開錯了門，打開了港澳來粵洋奴文化之門，以致弄到廣東文化穿上絕治的鴉膏蝴蝶派的花衣，抹上墮落性瓦斯的脂粉，充斥着誹謗盜的文媚，嬉皮笑臉的怪詩；甚至原在神聖工作崗位的作者，好些亦投機取巧，自以為聰明，隨時務，打躬屈膝，大有唐虞盛世揖讓之風，拱手把地盤奉送，「家神透外鬼」，弄到嶺南文化烏烟瘴氣，造成今日的危機與恐慌。」

抗戰勝利，回國復員以後，廣東的文化事業，雖然外形比諸粵北時期蓬勃得多，可是，探尋它們的素質，有許多則比當時更低級，更無聊。現在在書攤在街頭巷角，出現許多小報

，以及十二開本的黃色刊物，五顏六色、光怪陸離的賣爛、賣淫、賣技、賣巧、賣俏、賣嬌、賣笑、賣唱、……甚至由賣鹹濕、賣弄風姿，迅速地「進步」到出賣文化靈魂……這些無以為名，簡直可說是「文化會污」！「文化土劣」！

廣東文藝工作者，雖然不能說是洞燭先機，但是為了廣東文化的前途，對這些「文化會污」「文化土劣」的行爲，總是非常戒懼。這會還魂跳舞，會在幾次座談會上，討論怎樣肅清色情文藝，黃色毒藥，席間有不少作家發表意見時，鬚子漲起一把粗筋，使了不少神氣，而事後都不能依照座談紀錄一一實行，現在它們會滋生滋長，愈推愈見下流，都是姑縱的結果，今後不特不能把它們肅清，相反的很可能給它們壓倒。危機，危機！這是文化的危機，教育的危機，也是政治的危機；因為「書報」一响，那些「轟炸機」「濫炸」「原子彈」「亂放」「原子能」亂發，「坦克車」狼奔豕突，「西南風」狂摧猛折，火上添油，更借助狂風，結果必然使文化建設停頓，原有的破壞，倒塌，崩頹，釀成文化慘案，文化巨災！

本刊這一期出一個「詩人節特輯」，借這個偉大詩人的遭遇和環境，申訴我們內在的痛苦。除了題詞以外，這特輯中最值得介紹的是「臨溪對影懷屈原」一文，文雖短而含意甚深。作者妙韻生姿八年前廣州文藝界戲劇界的健將，抗戰後又是港、韶、滄堅貞不屈的文化戰士，在韶關打出色出的舞台，把歪曲中國外交路線別具用心的紅日打得四脚朝天，引起

無數有正義感文化界人士熱烈的喝采。下一期蒙尤為本刊繼續惠賜作品。

青軟球教授的譯文，臨末一段是說到藝術的至高境界，與詩人節特輯同期刊出，是有高度意義價值的。

陳恩成博士，「再」和本刊寫理論，說「再」當然是以前曾寫過的，對的，聰明的讀者們請明白以前曾寫過什麼了。

自篇小說中：散文詩一摺幽美的推「在芝林馬夜的平原中」；速寫那樣躍動的則係「阿菊」秀容；「李太君之死」是一篇歷史故事；「金陵的回憶」文章倒有別致。但是，我們仍覺質樸不夠，今後當加大小說的篇幅。

李若川先生的散文，在我看來則是一首連行的長詩，雖作者謙虛地否認着。羅哲先生過去在滬上頗爲活躍，幾年來在東江極盡了拓荒文藝的任務。「夜之」的作者保有纏綿細緻的風格，行文清新艷麗，處處牽情，難怪好些讀者對他如許思念。

這詩，又佔了相當大的篇幅，尤其是編者的那一首；今後將以騰出的篇幅讓與各地的作家。因為本刊得作者的過愛，在稿件方面已可不用憂「朝無米夜無糧」了。

看其他文藝刊物，請了有名實無的作品時，真想馬上執筆勸他們今後不要且寫文藝。然而，文章是代表作者的人格，希冀和許餘地位，結果還按捺了下來。本刊今後或許仍拉不到有名無實的作家的作品，極希望多刊登實末名的作者的來稿！——當然名聞其實的佳作一機況望和歡迎。——盧三森（自廿三深夜）

農夫問曰

君子不耕而食何謂也

田舍郎曰君子居其國也其上用之則國富兵強其下從之則孝弟忠信孚乃化邦從而振興實業如鶴山生切針嘜彼君子之德風而能使人之精神奕奕好吸(田舍郎與農夫煙王)生切煙絲者其於衛生有益大矣不素餐兮孰大於是孔子曰夫如是則來百工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耕

廣州市 中華南路 易蘭生老烟庄廣告

黃體超

扶危瀉痢丹

時行疴症：一服即應

童漱石 歐陽梅 為本廠常年法律顧問

各埠藥房均有代售

男服強精 女服調經 白帶白濁 一掃而清

普濟海狗丸

鰾鳥皇香

MISS WHITE 蜜斯威 GONOR RHOEA

補價所缺須從根本治療「普濟海狗丸」為肥壯海狗丸劑能增進腎臟內分泌之健旺所治腎病虛弱夜夢萎靡七日可愈她服：「鰾鳥皇」不特容光煥發經期暗病帶病經痛真能澈底收效，一百丸及四十丸庄各大藥行各有出售「蜜斯威」是蘇芳大素製劑任何久流濁尾三盒定能收效凡患細菌災、化膿性、遠年爛肉瘡癢損傷澈底痊愈粵漢澳各大大藥行均有出售 廣州一德西路香港大道中澳門爐石塘普濟海狗丸藥行批發

利民大藥房

醫療器械 牙科材料 瀾漿路一百四十二號

電話 一七七九二 一七九五八 號

上海 大同枇杷露

枇杷煉製 晶晶可貴 既能治咳 又可療肺 早晚服食 護喉保肺 避除口氣 預防喉患 清潤芬芳 齒頰留香 △代售處各埠藥房▽ 上海大同藥行製造

天工環球名廠 名貴粧貨百廠 禮用品衫貨百廠 券禮名工天 品用粧化球環 衫貨百廠名

二五六一一話電 路九下

開羅行

線衫線襪 名廠香品 新到百貨 歡迎參觀 長堤大馬路

廣東實業公司

物產供應

THE KWANGTUNG INDUSTRIAL CORPORATION LTD
PURCHASING & MARKETING OFFICE

★ 營業目的 ★

發展實業
調劑供求
供應民生日用品

★ 營業種類 ★

推銷各廠產品

採辦國內土產

代理進口貨物

兼營出口物品

電話：
經理室 16504
營業部 14069

本處總批發順德糖廠砂糖。飲料廠啤酒，桔水；汽水；製冰廠冰塊；粵華交通器材廠交通器材、電器；紡織廠紡織品；麻織廠麻織品。酒精廠酒精、土酒。大量供應，並代理國內外名廠出品，採辦華洋雜貨。式式俱備，價格不二，諸君惠顧，無任歡迎。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八一〇四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第二八四號

定價國幣壹佰伍拾元

地址：廣州長堤壹茶巷壹肆壹號(即先施公司對面)